

364

劉給諫文集五卷

一冊



右宋起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集四卷其弟給事中
安上元禮集五卷前有留茂潛序茂潛嘉定中知溫
州是集蓋卽其所合刊也給諫集據行狀有詩五百
篇制誥祿文三十卷今所存才十之一左史集篇卷
尤少殆皆非完帙然陳直齋所見者卷數已與此同
則散佚當在南宋初也左史給事並事二程事蹟見
伊洛淵原錄是集所錄制誥經義居其大半間有不
經意之作然大率明白質實不失爲布帛菽粟之文
以周恭叔浮沚集較之蓋如驂之靳矣是集

國初時已不易得朱竹垞展轉傳寫始獲其全百餘年
來流傳益尠余家舊有文瀾閣傳鈔本掇誤竄改
殆不可讀丁卯秋試於杭州購得盧抱經所藏舊鈔
本給諫集家大人又從祥符周季貺司馬所錄得

吳枚菴校本左史集命詒讓以家本對勘刊補頗夥
會武昌開書局刊布經史永康胡月樵丈實總其事
因屬爲重刻以廣其傳盧吳二家鈔本行款不甚符
合所出蓋非一本今亦不敢專輒改定以存宋槧之
舊云同治十二年七月後學瑞安孫詒讓記

劉給諫文集目錄

第一卷

五言詩

方潭展墓示子姪

歲寒亭

清澗亭泛舟

西齋雜詠六首

萬田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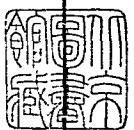
方潭

花曆鎮二首

長溪建善寺四首

仙巖莊

重九宴集天柱閣



和胡子文遊山寺值雨

憶鷓鴣二首

獨遊竹閣

宿方潭

贈釋達夫

和少伊同左經臣湖上作

小飲

茶院紫翠閣

七言詩

便齋

登煉丹山三絕

宿棲林三首

德輿梅軒月下小酌

建善卽事三首

立沙二首

大中西菴

硤石相對有項羽廟

江村漁舍

晚步

出局紀懷

蠟梅

宿桐城驛二首

卽事

澄源堂落梅如茵

安豐道中

甘露亭二首

舒州西門送客亭

友人新居

登謝公樓分韻得心字

卽事

寄叔靜

和左經臣見過

荆溪有懷

聖泉

四月一日壽陽樓遇雨

和馮中丞中秋夜月

又和十六夜月

禪事

論蔡京

再論蔡京

論蔡密

奏議

論堂除

劄子

辭免除中書舍人

乞外任

第二卷

外制

顯謨閣直學士知青州梁子野知定州

顯謨閣待制知兗州郭照知青州

朝奉大夫閣邱籲除宗正少卿

改瑕邱伯叔仲會為寧陽伯重邱伯公西舉如為

北鄉伯

德州團練使提舉醴泉觀駙馬都尉石端禮為復州防禦使

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梁子美為資政殿大學士知太原府

樞密都承旨曹暉提舉崇福宮

曹調罷大理卿提舉鴻慶宮任良弼罷大理少卿

知密州游百揆罷大理少卿知耀州

顯謨閣直學士知成德軍洪中孚知永興軍刑部

郎中夏鑄除大理少卿

王革除大理正卿馬咸除大理少卿

知汝州主勇加顯謨閣待制改知成德軍

散朝散大夫添差監歙州鹽酒稅周秩復直龍圖閣

提舉洞霄宮

河北路轉運副使侯臨移陝西路

京西轉運判官趙點轉一官

右司員外郎張叔夜罷與監當

戶部員外郎李稅除右司員外郎

中大夫提舉洞霄宮許幾責授永州團練使袁州安置

兩浙轉運副使莊徽加直祕閣

中大夫直龍圖閣董正封為集英殿修撰兩浙轉運使

責授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錢卽復大中大夫

徽猷閣待制知永興軍

職方員外郎李諤除著作郎

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韓粹彥知定州

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永興軍錢卽改知興仁府
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陝西路制置解鹽使何述
爲徽猷閣待制知永興軍

降授承議郎知衢州耿南仲爲禮部員外郎兼定
王嘉王府侍講

奉議郎符寶郎陳諤兼定王嘉王府記室

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知亳州周種轉一官

通奉大夫吏部侍郎姚祐降官

承議郎吏部員外郎蕭復降官

將仕郎編修國朝會典所檢閱文字方勅改承奉

郎除祕書省校書郎

知永興軍李諲責授團練副使安置

張仲英降官

承議郎提舉京畿學事葉源改兩浙學事

除授朝請郎新陝西轉運副使候臨加直祕閣

著作佐郎馮熙載爲膳部員外郎

大中大夫都水使者吳价轉官

都水使者吳价爲徽猷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

都水監丞葛仲良爲都水使者

大中大夫致仕蘇轍追復端明殿學士贈宣奉大

夫

殿中監高伸殿中丞王迢轉官

朝請郎祠部員外郎石景術提點京西北路刑獄

宣德郎提點京畿刑獄張閱爲河北路轉運副

使

尚書庫部員外郎葉劭為鴻臚寺少卿

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何述同為顯謨閣直學士

兵部尚書張閣為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俞棗為兵部尚書

顯謨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李壽孝復正議大夫

張謬除尚書戶部郎中

朝奉郎范之才為倉部員外郎

王豐閣門宣贊舍人

高堯舉張天材

惠柔民

勾仲甫贈荆湖北路提點刑獄

宗室仲遷贈開府儀同三司

宗室叔混贈開府儀同三司

胡奕修復職

橫行皇城使皇城副使等換官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杭州龐寅孫轉官

姚宏轉防禦使再任

張竦轉官

路某轉官

王莘降官

王子猷胡景修降官

張閱賈文君降官

侯渙開封府士曹參軍

劉法散官安置

將校降官

燕國靜恭惠懿淑慎夫人薛氏改封越國并加莊

穆二字

某氏衛國夫人

孟惟彥降官

楊昌父贈節度使

母某氏贈郡夫人

妻某氏封郡君

張夏封寧江侯

長源侯

第三卷

表

賀皇太子冠禮

謝除中書舍人

謝除給事中

謝除待制知壽州

壽州謝到任

謝提舉亳州明道宮

謝磨勘轉朝散郎

知婺州謝到任

謝提舉建州武夷山冲佑觀

謝服闋除官

謝再知壽春府

謝磨勘轉朝奉大夫

謝降官

謝再降官

知舒州謝到任

啓

謝釋褐

謝薦舉

謝薦舉

上中丞

賀溫守蘇起再任

第四卷

策問

一

二

三

四

記

望思亭記

書方潭移溪事

墓銘

從弟元素墓銘

頌銘偈

頌堯銘

誠齋銘

耘齋澗堂二銘

中山四偈

祝文

登州告先聖

壽州謁先聖

諸廟

天齊廟

社稷

祈晴

淮源王

祭文

祭范忠宣公

祭黃右丞

祭丁包蒙

祭亡兄左史

祭張宗博

祭張宗博夫人

代祖母祭八叔

祭十七嫂方氏

祭十八嫂朱氏

贈正議朝議大夫燎黃

謁先祖長史墓

謁先考正議墓

謁十四叔墓

謁十七兄墓

第五卷

經義

以肺石達窮民

以其餘為羨

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子溫而厲

請問其目

陳善閉邪謂之敬

居之安

守先王之道

附錄

行狀

劉給諫文集目錄終

劉給諫文集卷之一

永嘉劉安上著



五言詩

方潭展墓示子姪

舊菴在山頂去此五里餘創謀自吾祖遷就今所居住時
僧不多苟且完室廬至於五十載風雨荒榛蕪先人樂溪
山每到嘗躊躇深憐棟宇弊締構新是圖鑿岩闢幽徑開
門揖清虛高堂闕且深三山列庭除或禪或教律濟濟跣
衣裾先塋舊所卜乃在西南隅松筠老且茂雲氣時卷舒
政和甲午歲予解壽春符寬恩得真祠展省來郊墟清醑
奠墓隧誥軸焚金朱報效未云訖涕泗徒漣如竭來就堂
宇會飲族屬俱夜深燈火明山靜竹柏疎翻思昔日營似
爲今所須先人篤好善雅志在詩書于公有陰德高大其

門閭虞詡名升卿其後果不誣嗟余忝厥修覆敗良可虞
作詩以自警其無迷厥初

歲寒亭

茲亭予所作再到異疇昔江梅老半枯檜柏春逾碧易名
爲歲寒表此蒼翠色森然一徑幽步履時取適

清漣亭泛舟

高樹環清池波平春正綠移舟近南岸倒影見華屋危梁
屬修徑幽思生遠目更登狎鷗亭可以忘寵辱

西齋雜詠六首

葵花

物性不可奪葵藿傾太陽爲臣茲取節萬古有餘芳

檜

蔚蔚傲霜雪亭亭綠池畔莫言盈尺葉要是凌雲幹

竹

繁枝喜刪除勁節見獨立灌溉未逾浹新筍已戢戢

冬青

得名固不誣對植近庭廡葉綠帶寒烟花繁泣微雨

菊

移根近軒墀不使眾艸沒會見黃金英泛我盃中物

石斛

鑿石空其中貯水凡幾斛淵淳或可鑿童子慎毋觸

萬田道中

水闊疑無路雲深僅有山兒童划小艇出沒稻塍間

方潭

飯飽雲石粟茶甘碧澗泉我來無一事危坐聽鳴蟬

花鬘鎮二首

下蔡嬉遊地春風萬杏繁誰家堪繫馬青壁竹籬門
花靨誰名鎮梅裝自古傳家家小兒女滿額點花鈿

長溪建善寺四首

繡谷堂

山谷誰能繡華堂得此名春風無轍迹紅紫自敷榮

龍湫寺

亭下一杯水澄泓如有容不因求得雨郵信有神龍

燕菴

已涉艱危地方能處燕安人間不可忽須向靜中看

白蓮堂

瀟洒獻公房幽深古道旁山形半環小池面一奩方

仙巖莊

山勢從東轉河流自北來地幽饒水竹山迴少塵埃城郭
居何遠舟船暮可回此中棲息穩懷抱一時開

重九宴集天柱閣

皖國逢重九登臨搖落天盍簪追往事吹帽想前賢入眼
吳莢紫開觴鄧菊鮮五雲亭最好爭奈近靈仙

和胡子文遊山寺值雨

偷閑出城府聊以洗塵心自得林泉趣何妨雨霧深野庭
連竹色古寺想潮音幸接高人論清風滿素襟

憶鷓鴣

鷓鴣知何許南園春水多稻梁隨有分烟雨想無他世上
貪毛羽湖邊足網羅池塘棲息穩慎勿厭風波

又

幸有春池闊雙雙戲晚暉庭閑宜對立翅短莫高飛寇賊
已聞熄主人行且歸相將芰荷畔看汝浴紅衣

獨遊竹閣

極目盡天際風烟杳靄間水光清滉日野色遠連山白鹿
今何在
高僧此獨閑我來無伴侶乘興一躋攀

宿方潭

山中何所有一味靜難名暗谷流泉響疎林落葉聲夜深
寒月白霜重曉鐘清早出松間路衣裘空翠凝

贈釋達夫

雲房依古城閨櫺戶常扃苦行人難及高吟鬼亦聽望餘
秋水遠定起暮山青世諦都無念逢人自說經

和少伊同左經臣湖上作

共訪招提去輕舟漾曉風水光雲影裏山色酒樽中邊成
今休卒吾生免轉蓬茲遊惜不與猶喜一篇同

小飲

南窗閑徙倚風露已秋深晚色兼涼至浮雲帶日陰池荷
敲碧玉籬菊暗黃金時序將盡翻驚壯士心

茶院紫翠閣

小閣雨空闌下臨寒水清前山掛錦繡日落轉分明沙際
小舟遠雲間歸翅輕我來看厭佇立獨含情

七言詩

便齋

芙蓉已過菊花殘獨有松筠耐歲寒一榻蕭然無箇事坐
看紅日上闌干

登煉丹山三絕句

攀沿絕壁上高峯下瞰塵寰杳靄中未飲刀圭跨鸞鶴已
如身世脫樊籠

神仙已往遺基在丹井淒清絕點埃歸去漏殘初睡醒恍

疑身到洞天來
羣峯聳拔更迴環
鶴駕分明縹渺間
金鼎丹成人不見
但留名瑛鎮空山

宿棲林三首

誰知蹤跡到桐山
賴有禪僧數往還
溪路水深行未得
小窗幽閣縱躋攀
回首江鄉路渺瀰
雨天行色倍遲遲
最憐山寺留連日
恰是清明禁火時
征鞍終日雨霏霏
投宿棲林旋燎衣
天意似憐行客倦
放將紅日出巖扉

德暈梅軒月下小酌

疎影橫斜落酒樽
誰知寒月上梅軒
昔年山榻棲真地
我亦全家寄此村

亦全嫁詩此村三首

繡嶺峯高插晚空
雨餘烟霧淡朦朧
瓊枝細葉知多少
最愛團欒竹一叢
春歸枝上餘花少
轉夏濃陰綠滿蹊
何事黃鸝語音好
慙飛傍粉墻啼
籟龍亭下知誰種
旋見新篁破綠苔
到此不知纔幾日
抽梢今已過墻來

玄沙二首

軒窗高下傍巖隈
花木層層取次栽
誰道山深春色晚
等閑桃李已齊開
飛山髣髴如天竺
環合峯巒一徑通
何日再來亭上宿
靜聽猿嘯月明中

大中西菴

借得西菴不似菴宛如蝸舍住城南晚來一盞亮功酒更薦棲林八寸柑

硤石相對有項羽廟

乘閒驅馬向高原楚漢遺基尙宛然堪憐項羽成何事占得淮邊屋數椽

江村漁舍

江邊茅屋被風掀雨打疎窗夜不眠帷喚兒童五更起重添篋纜繫漁船

晚步

秋半淒然客思清杖藜何處暢幽情晚天風雨莓苔活閒傍闌干取次行

出局紀懷

國爾忘家是所先如何交構競爭權霜臺白簡眞理畏一日丑公俱左遷

蠟梅

雙成送我蠟梅花夜靜幽香自一家疑是素娥乘月下淡黃衣袂紫雲車

宿桐城驛二首

大農遺愛在桐川血食於今幾百年應想歲豐秋賽日送迎歌舞獨喧闐

桐城古驛闌來久我到梅黃雨細時砌下流泉無復有空餘松柏覆簷垂

卽事

江烟淡淡日落後山雨纖纖潮上初黃鶯引雛過林杪羣雞就食喧堦除

澄源堂落梅如茵

落英迴旋飛雪餘誰向庭中細細鋪借與翠娥相應舞絕
勝西蜀錦襪瑜

安豐道中

陂渠積水與田通髣髴江鄉意趣同引起三吳耕釣興小
舟來往藕花中

甘露亭二首

涵碧軒前甘露亭暑天涼夕此閑行琅玕一畝森如玉影
入池心徹底清
水斛安排鏡面平菰蒲初種已齊生晚來雨過浮萍少看
見魚兒作隊行

舒州西門送客亭

拂雲亭外竹千竿靜聽清聲夏玉寒卻憶謝公巖下路水
風涼處戰檀欒
友人新居

門向平湖靜處開雨餘山色入簾來連雲競秀千巖竹隔
水飄香一徑梅觀裏紫芝苑不老柱頭玄鶴幾時回此峯
信是神仙窟子晉吹笙有舊臺

登謝公樓分韻得心字

高峙危樓壓翠岑登臨遙想昔賢心人隨歲月有興廢名
逐江山無古今殘日汀邊生晚思斷雲簾外捲晴陰清風
凜凜今何在芳艸池塘恨獨深

卽事

未尋南郭舊生涯且向淮壘太守家西圃學栽陶令菊後
園時種邵平瓜民淳訟少看空園吏散庭空聽報衙更得
歲豐多樂事宦遊誰復問年華

寄叔靜

頻年京闕暗胡塵竊發桐廬更驟聞食盡犬羊還自斃火
炎螻蟻卻須焚中原已有汾陽將二浙誰驅下瀨軍州郡
雖嚴防守計可將忠略佐忠勤

和左經臣見過

爲愛端居上郡章里閭何幸得徜徉買田郭外春耕早築
室湖濱野趣長且把舊書遮病眼了無塵事擾中腸故人
訪我留佳句應笑年來兩鬢蒼

荆溪有懷

自從南郭得三椽怕趁荆溪半夜船每望白雲驚歲月空
將清夢遶林泉雖因追遠時來此又見登高意慘然極目
不知多少恨一聲孤雁夕陽天

聖泉

聞道東山有聖泉杖藜侵曉到山前一泓寒玉流無盡萬
頃良田大有年茶鼎曉煎雲腳嫩齋廚夜引溜聲圓我來
一酌磁甌去終日餘甘齒頰邊

四月一日壽陽樓遇雨

黑雲滃蔚自西來佇立危樓亦壯哉遠壑烟生千里雨寒
潭龍起數聲雷田疇坐看還豐歲里巷遙欣弭旱災慚愧
外官逃吏責歸鞍何憚踏泥回

和馮中丞中秋夜月

捲盡浮雲見碧虛初傳更漏滴銅壺入秋爽氣迴然別此
地水輪何處無共想姮娥依桂魄獨憐飛鵲遠庭梧西園
飲散歸來早不用紅紗照路隅

又和十六夜月

雲頭依舊尙團圓未覺清光有兩般自是人心重佳節故
將今夕不同看望中雲漢祇如昨坐久園亭又更寒莫把

盈虧妄分別一杯到手且須乾

彈事

論蔡京

臣聞維辟作福維辟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則凶於而家
害於而國矣今負台衡之重而虧事上之忠挾震主之威
乃貪天功以爲己有履霜堅冰其可不早計而預圖哉臣
昨者列班面奏宰臣蔡京罪狀數十條冒瀆宸聽未賜施
行尙鬱公論京位極寵盛猶不知止子弟姻婭悉居要途
朋比姦邪布滿中外勢焰熏灼不可嚮邇內而掖庭小臣
必其識拔以伺察陛下之動作外而藩維兵帥必其薦引
以默制陛下之肘腋附己者榮進離己者退黜使天下皆
知威福出於宰相之私門而不知有朝廷之命令況海宇
綏靜初無間隙京納叛啓仇邀功生事釁結兵連天怒人
怨逆其姦回雖擗髮不足以數累起大獄陷及無辜株連
旁逮煽撼國本幸賴聖明不使滋蔓今京惡已貫盈奸狀
具露欲望睿斷奮發乾綱大振典刑亟加斥逐以肅臣隣
以福宗社幸甚

再論蔡京

臣疎遠小臣蒙陛下簡拔擢置風憲義當捐軀以圖報稱
虺蛇當道蔓艸日滋倘不乘今力剿而痛芟寧不大違國
是有負陛下之使令乎臣累疏論列宰國臣蔡京權重位
危罪大惡極雖蒙俞允未卽顯誅以孚天人之心以慰夷
夏之望不避再三之瀆披瀝血誠仰干天聽三省事務必
繇聖斷京不候奏擬徑行批下擅作威福鋒不可嬰此京
之罪一也京輔陛下紹述首紊憲章文昌舊省乃先帝睿
畫京惑於陰陽之說一毀爲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此京

之罪二也謀動邊釁舉師黔南妄言開拓疆土悉掩以爲己功邊陲彫耗民不聊生此京之罪三也錢鈔本自流通京乃朝行夕改商販不行棄妻鬻子或致自經吾民赤子何忍重困之而使斃此京之罪四也國家名器京乃盜以市恩汲引凶奸少未結爲死黨此京之罪五也興株連之獄必羅織以成之掩眾正而冀盡誅以鉗天下之異議此京之罪六也臚傳賜第京乃摘其語涉諷己者編廢二十餘人此京之罪七也交結宮闈私通近習京賴此輩以爲耳目公肆誕謾若掩日月而爲之此京之罪八也託祝聖以營臨平之私域假利民以決興化之讖水此京之罪九也孟翊獻易而京與之官卒以姦妖而敗張懷素爲京之密友終以惡逆而誅此京之罪十也凡此十罪皆冒重辟况積惡稔姦未一殫述豈得偃然於具瞻之上哉雖陛下禮貌大臣保全終始未賜誅竄其如縉紳惶惑生民嗷嗷陛下豈得忘宵旰之憂而不爲社稷無窮之慮也臣愚欲望陛下檢閱臣前後所奏斷自聖心亟加竄殛臣蠖蟻至微倘一言有補於萬分雖斬臣頭以謝蔡京斬京頭以謝天下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論蔡密

臣近累論前給事中蔡密罪惡顯著伏蒙聖慈開納罷密職任俾領宮祠然猶帶提舉叨綴從班士論喧然未以爲允臣職當糾彈宜思報補不敢默默臣竊維延閣之職本以旌寵才學文行之士琳宮之任本以優假勤勞王家建立事功之人密市井賈販之徒未嘗學問字多不識每上章疏取笑縉紳則何嘗有學交結豪民以規厚利干求進用形於簡牘無異於登龍斷而鑽穴隙者則何嘗有行起

自布衣驟躋禁途從容瑣闥倖冒寵祿則何嘗有勞居論思之地曾無小補惟以道家吐納爲說則何嘗有功臣以謂延閣華資眞祠逸任皆非宥所宜處陛下雖優容而公議未厭何可得也況宥妄自尊大上輕君父侍立瞑目不恭之罪莫大於此義難寬貸若尙留京師臣恐招權怙勢陰計邪謀密侵國論有害治體此有識者之所深憂陛下所宜留神詳察者也伏望睿斷降出前後章奏證宥之罪重行黜責以協公議

奏議

論堂除

臣伏見元豐中內外舉官立爲選格付之有司搜括差注勞績居先孤寒獲進方是時人心悅服升黜無辭以天子成法守在有司而人無倖進近日堂除差遣比之舊制下侵吏部員闕甚多銓曹艱於注擬平進實多淹滯至如縣令改官必兩經作縣宜勞旣久檢身無過僅得關升通判及至到部本等差遣無由注授復又作縣有實歷通判合關升知州又復作通判名爲關升其實暗落資任臣恐非所以慰首公之吏閱年勞之臣也銓曹旣艱往往習爲奔競干請權貴苟得無恥在位者因得濫權私其好惡更相請託紊亂官常啓倖曲之私扇澆浮之風莫此爲甚蓋差遣旣收之堂除則銓曹之路必狹銓曹之路旣狹則請謁之門必熾臣愚欲望陛下特賜詳酌內外官堂除有可罷者宜歸於吏部而復用元豐選格有司一以法式從事則公正之途闕干請之風絕其於聖化誠非小補

劄子

辭免除中書舍人

准尙書省劄子除臣中書舍人令乘驪馬發來赴闕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代言之職選任維艱不專潤色訓詞蓋亦與聞幾政自非夙望曷可冒居伏念臣稟性迂疏悞蒙簡擢躡居憲府進陟諫垣每圖報稱終誓捐糜職在糾彈身不顧卹雖羣邪之交構賴上聖之照臨臣適值內艱痛纏風木分甘遠屏跡寄邱樊俄奉除書俾司詞掖自量固陋將曠敗之是虞況積愆尤必煩言之交至兼臣自罹憂患無望生全免喪方新宿疢間作若冒榮寵必速顛躋欲控愚衷仰干聰聽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收還渙號俾臣少安愚分實出天地大造

乞外任

輒瀝懇誠上干天聽退量僭冒俯俟嚴誅伏念臣猥以非才謨蒙獎用擢司憲府思罄愚忠迨長諫坡益增罪戾旋啣憂而去國宜擯棄於明時忽拜除書俾領掖垣之命曾無勞效更升瑣闥之嚴念與世而多違每自慚於無補蓋緣臣昨罹憂患以來心氣衰耗稍加思慮輒復昏憤方陛下循名責實勵精庶政之時竊恐有誤任使亦必薦被人言兼臣自初改官不歷州縣民事素不諳習伏望俯加矜憐除臣一外任差遣庶幾參養之餘稍更事任誓圖捐糜少答恩眷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慄

前日北風厲寒熱居鮮出融人王子餘冒寒遠車以
寫本劉給諫及左史二集出臨卷中有王鳴銜訂白
文印半葉十行二十字鈔手甚舊要見國初人所
傳錄閱其值索雙栢之數云是湘人王培初所藏不
款程於版舊乃取此新刻本校勘一通昨夕得其半
今日午後遂果凡增改之字二百八十有八卷中捧齋
為之廓清昔孫氏仲容刊是集時據稱得盧杞
經校本用以校定入木茲存仍又迴出其上橫雲所
藏祝召多移早及百載去古為近少輟轉傳錄之
弊堯夫謂書貴舊本有以乎
丙寅十一月二十日江安傅增相記

劉給諫文集卷之一終

永嘉劉安上著

外制

顯謨閣直學士知青州梁子野知定州

中山巨屏控制朔陲維時藩宣必資夙望具官某智謀宏
遠風力敏強曩膺簡求往鎮青社治譽之美達於予聞北
道要藩謀帥尤慎選於邇列僉曰汝宜爾其撫綏兵民布
宣詔令體予德意益壯遠猷

顯謨閣待制知兗州郭照知青州

朕視天下如一家視吾民如赤子豈以近而忘遠哉眷茲
青社昔號全齊地富以衍俗勁而強非得惠慈之長曷任
牧養之寄具官某嘗以愷悌鎮魯郊以風績達朕聽聯職
西清尹茲東土對揚明命益邁遠猷

朝奉大夫閔邱顛除宗正少卿

司宗亞卿實掌屬籍惟時俊彥乃稱簡求爾曩以才揚更
歷茲任忠信篤厚發聞惟休銜恤去朝既終禮制俾還舊
職允協師言爾其辨昭穆之親疎奠世系之遠近惇敘訓
迪咸得其宜則予汝嘉嗣有褒陟

改瑕邱伯叔仲會爲寧陽伯重邱伯公西舉如爲北

鄉伯

先生書冊琴瑟在前猶戒勿越示有尊也夫子道爲百世
師今從祀弟子封爵之地乃斥其名於爾安乎爰命討論
悉加改黷以稱朕尊仰之意

德州團練使提舉醴泉觀駙馬都尉石端禮爲復州

防禦使

朕於攀附之臣雖不以愛暱而遂廢吾法亦不以私嫌而
不錄其功具官某不事綺紈深尚儒素蚤緣推擇祇奉禁
嚴備殫夙夜之勤寢歷歲月之久宜繇團結進陟兵防往
服異恩勿忘報稱

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梁子美爲資政殿大學士知

太原府

并汾巨屏西北要衝式圖師帥之良宜得股肱之舊俾膺
闔寄爰錫贊書具官某操履端方材猷宏博入參畿政屢
聞獻納之忠出殿大邦彌著循良之效勤勞中外朕所眷
知茲升祕殿之隆名改付晉陽之重鎮惟紀律嚴則可以
護諸將惟威惠著則可以懷遠人益圖爾庸以永終譽

樞密都承旨曹曠提舉崇福宮

朕昭明國憲屏出邦朋惟特威罰之行永示傾邪之戒豈
容餘黨尙拂師言具官某紈綺小臣趨操猥下傾緣勳伐

冒列華途有輕視君父之心有規壞國體之意比巨璫之
斥逐乃平日之締交尙精明刑輒興異議肆騰稱譽之語
實懷怨懟之私動搖輿情鼓惑朝論彈章交上詭迹悉章
朕雖欲容公議不可其解樞庭之屬尙仍真館之司內訟
厥愆服我明訓

曹調罷大理卿提舉鴻慶宮任良弼罷大理少卿知

密州游百揆罷大理少卿知耀州

廷尉天下之平也昔我神考董正治官議獄斷刑悉歸大
理其任可謂重矣苟用法而不知義徇勢而不知法天下
安所取平哉爾爲棘卿不思帥屬任良弼游百揆改爲
患失鄙夫之心有迎合要權之意以縱弛爲惠以苛刻爲
明刑獄紛張道途怨讟果誼公議薦致煩言往奉真祠毋
忘循省任良弼游百揆改爲

顯謨閣直學士知成德軍洪中孚知永興軍

迪上之德意志慮莫切於侍從禁近之臣故出則殿侯藩
撫民社必能任牧養之寄以寬朕之顧憂咸陽會府控制
西陲茲擇師帥不敢輕畀具官某久擢翔於禁橐多輔弼
於朕躬往鎮常山厥有休譽易臨全雍是曰褒嘉非朕敢
私爾往欽哉

刑部郎中夏鑄除大理少卿

具官某爲郎粉署晉貳卿聯非止爲爾序遷之榮也以爾
敏於從政審於用律屢觀以試民以不冤故廷尉之事擢
爾副之必能欽用恤刑期協中道往贊爾長以推廣予一
人好生之德則予汝嘉

王革除大理正卿馬咸除大理少卿

朕明慎用刑哀矜庶獄期得哲人典司臬事以爾革守義

不回擢長棘寺以爾咸治煩不擾往貳厥官惟一乃心惟公乃聽庶幾天下無冤民以稱朕好生之意

知汝州王勇加顯謨閣待制改知成德軍

常山巨鎮次對近班顧非老臣不輕畀付具官某材猷宏博風力敏強使節藩符更踐惟舊所臨底績發聞彌休輟自南昌易帥眞定西清祕職併示恩榮益懋爾庸寬予憂顧

朝散大夫添差監欽州鹽酒稅周秩復直龍圖閣提

舉洞霄宮

威罰之權以馭臣下牽敘之典厥有故常爾曩以器能薦膺任使弗思愆愼自速罪辜茲從筦庫之微寵復文階之舊升華延閣就畀琳宮體予異恩弗忘報稱

河北路轉運副使侯臨移陝西路

自陝以西列城數十轉輸之計允藉通才爾燕朝賜對占奏可嘉輟自朔方總按關右均通食貨豐衍邦儲考覈吏能修舉眾職時汝之任往惟欽哉

京西轉運判官趙點轉一官

國家連被河患洛口建堤尤急爾以才揚佐曹畿右興此重役積用有成載嘉爾功進秩一等益思懋哉

右司員外郎張叔夜罷職監當

都司之任糾正綱維倘慢令之弗虔豈常刑之可追爾曩由武弁易置文階旋自府僚躋居宰屬比頒詔旨申按攸司簿書勾稽漫不省察官吏縱弛不復誰何乃以虛文欺罔朕聽逮茲覆實姦僞了然宜從罷斥筦權是司往務省循毋重尤悔

戶部員外郎李稅除右司員外郎

爾服職省戶能糾弊姦故擢爾爲宰士以綱紀中台往慎
攸司益懋乃績毋使風采減於前司則稱朕意

中大夫提舉洞霄宮許幾責授永州團練使袁州安

置

罔上朋邪雖伸明罰原情定罪薦置嚴科以爾賦性庸回
操心險悞潛交近習密助巨姦每植黨以背公率懷諛而
審政曩司邦計輒肆紛更隳摘山之制而歲課頓虧建裁
祿之議而廩賜悉減以至儲峙殫乏國用靡豐削刻至多
怨讟殊甚迹其誤國實汝之由同時罪辜已皆竄逐尙叨
眞館未厭師言往副州團體予善貸

兩浙轉運使副使莊徽加直祕閣

朕分部置使以董轉輸不有甄升曷勸能吏以爾材質敏
給識慮精深將漕全吳薦更歲月宜醞近效庸示寵褒聯
職蘭臺增華使節往祇朕命其益懋哉

中大夫直龍圖閣董正封爲集英殿修撰兩浙轉運

使

朕分道置使以任轉輸又俾之察視郡縣以寄朕之耳目
其選可不重哉爾長於吏治事任薦更銜恤去官亦旣終
制宜頒明命將漕全吳用升書殿之華以增使權之重其
無剝下媚上縱吏蠹民則稱朕意

責授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錢卽復大中大夫徽

猷開待制知永興軍

朕以八柄馭其臣法行自近不以一眚掩爾善期與爲新
矧居從橐之聯久掛刑書之末可無拔拭式對寵嘉具官
某曩以才猷洊膺藩帥議行均糴之法未悉當時之宜原
情已諒其匪他牽復孰云其可後寵還文秩就畀州麾聯

職西清漸復青氈之舊分符右陝布宣紫詔之寬益圖爾庸以答朕意

職方員外郎李諤除著作郎

眷維著作之庭昔號羣玉之府非得直諫多聞之士曷從吾道山之遊哉爾奏對燕朝有嘉敷納輟自中臺亟遷東觀爾其毋怠思稱厥官

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韓粹彥知定州

中山巨屏控制朔陲惟爾之先常守茲土其民畏威懷德刻石泐文於今頌之具官某世濟厥美克守忠勤輟自近班分符輔轅閱時未久進務帥垣爾其布宣教條卧護北道庶幾無愧於前人以對揚朕之休命

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永興軍錢卽改知興仁府畿右名區曹爲吾股肱郡非甘泉舊臣不與也具官某夙以譽望洊歷禁嚴起之廢閑分閫全雍爰申明命殿此輔邦往祇厥服如在朕之左右

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陝西路制置解鹽使何述爲

徽猷閣待制知永興軍

具官某制置西陝鹽筴能調盈虛以足國用通有無以惠商賈上下不擾公私宜之是用寵以西清之次對往鎮全雍之大邦必能爲朕牧養使賦平訟理民安俗阜如在西陝時則予汝嘉

降授承議郎知衢州耿南仲爲禮部員外郎兼定王

嘉王府侍講

春官禮樂之司命爾爲郎非特以治器數資考訂而已也二王就傅俾司勸講蓋以禮樂入人者深而議論導迪者易養其冲和日與之俱化矣以爾兼之朕意不在是乎勉

思厥職嗣有寵嘉

奉議郎符寶郎陳謬兼定王嘉王府記室

朕以二王出就外傅思得端亮之士日與之游以爾操履修潔議論純明著作蘭臺掌符左省靖共有守譽處彌休爰錫命書俾司苑記爾其往參輔導助成王德使朝夕見聞罔有不正豈特資爾翰墨而已哉勉修厥官庸副朕意

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知亳州周種轉一官

部使者以守臣殿最爲一路勸爾克共乃職歲輸先集量進一秩尙益懋哉

通奉大夫吏部侍郎姚祐降官

天官之貳銓綜是司儻弗迪於官常固難逃於邦憲具官某頃繇推擇揚歷要途服在選掄不思糾察黠胥舞法並緣爲奸貨賂公行擬授失當亟加研究灼見事情宜從降秩之科少示曠官之戒體予善貸思蓋前愆

承議郎吏部員外郎蕭復降官

爾復服職銓曹不思甚慎黠胥舞法並緣爲姦賄賂公行擬授失當宜從鑄褫以警曠瘵

將仕郎編修國朝會典所檢閱文字方劬改承奉郎

除祕書省校書郎

蓬邱圖書之府名美秩清非修潔博習之士不踐跡於其間爾秀而文奏對敷允寵易華秩典校藝文士之知遇可謂榮矣其毋隳所守毋替所聞益懋遠猷以稱朕意

知永興軍李諲責授團練副使安置

悞國欺君臣之大惡原情定罪邦有常刑爾賦駟會之資挾穿窬之志交通近習黨附巨姦屢致私書屬託子姓彈章交上公論弗容曾未正於典刑輒妄陳於符瑞爰加考

驗悉出厚誣爲臣若斯忠義安在斥副州團之寄永爲姦
宄之懲

張仲英等降官

爾等並膺委寄協贊藩條不思秉義以事君輒復朋姦而
罔上妄陳符瑞爾實與謀鞠治具孚可無懲戒褫官二等
示我寬恩

承議郎提舉京畿學事葉源改兩浙學事

朕分遣詔使典司學事選用之慎必惟其人爾元豐名儒
趨操純正屢將使旨蔚有休稱宜自京畿往臨浙部爾其
勸獎士類布宣詔條使成材眾多上副樂育則予以懌汝
亦有辭

除授朝請郎新陝西轉運副使侯臨加直祕閣

寓直芸閣允謂清華資以勸能未嘗輕授爾頃繇推擇服
在使輅克懋猷爲所至可紀比緣易地入覲燕朝聯職道
山增華臨遣益圖顯效以報寵榮

著作佐郎馮熙載爲膳部員外郎

自著作東觀列職春官可謂一時清選也以爾行藝著聞
敷對忠亮俾以司膳豈曰遞遷蓋將厯觀爾之所能以就
爾之遠業服我明訓其益懋哉

大中大夫都水使者吳价轉官

爵賞之設敦勸庶工惟時勞能宜被褒陟以爾材資宏美
風力敏強曩膺簡求典司水政河隄之役績用有成羣吏
奏功汝實提振肆放渙渥增秩二階往其欽哉服我休命

都水使者吳价爲嶽猷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

治財猶治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已矣爾典水政厥有俊功
朔方飛輓命爾總之超升次對之聯以寵皇華之使爾其

洞究源流儲衍兵食國裕而民亦裕田里絕滯冤之歎者
是豈非以治水之道治財乎

都水監丞葛仲良爲都水使者

都水掌河渠水衡之政令設使者以董治之非宿於其業
習知其源流者不在茲選爾智材疏敏夙夜瘁勤不負於
丞具有嘉績是用命爾以長厥官往率其屬益獻厥成則
稱朕意

大中大夫致仕蘇轍追復端明殿學士贈宣奉大夫
朕紹述先猷聿懷故老凡刑章之罣誤悉牽復以優容矧
獲令終可忘褒典具官某夙稟直諒逮事四朝晚厯險艱
獨秉一節處訐謨之地非堯舜不陳居退食之私以孔孟
自樂宜永終譽式介壽祺歆爾訃聞良深震悼超進文階
之峻寵還名殿之榮尙其幽靈膺此顯命

殿中監高仲殿中丞王迨轉官

朕祇述先猷肇新殿省眷惟供奉之式比加編定之文宜
有恩榮以示旌勸具官某等曩因簡知服職御府六尙成
書條理可考載醇爾庸寵進文秩爾其懋哉

朝請郎刑部員外郎石景術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宜
德郎提點京畿刑獄張閔爲河北路轉運副使

朕惟神考以民社之司寄責之守令以守令之臧否責之
部使者一時得人熙豐號爲盛治肆朕紹述尤慎選掄以
爾景術吏治詳敏故擢以河朔轉輸之寄各揚乃職督視
一道上無蠹民之吏下無冤枉之民庶幾同符熙豐以彰
朕用人之明

尙書庫部員外郎葉劭爲鴻臚寺少卿

九卿之亞職任爲優惟時鴻臚掌予賓客疇咨俊乂咸曰

汝宜往惟欽哉毋替朕命

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何述同爲顯謨閣直學士西清祕閣謨訓所藏寓直其中秩隆地近惟時偉望克副簡求具官某學問修崇性資粹美揚於爾列朕所眷知書省編摩述勤備著祠宮涵養譽聞彌休矧條令之更新繫相臣之兼領有嘉勞績增峻寵名非特爲爾父子之榮將以示吾君臣之美往祇茂渥益勵遠圖

兵部尙書張閣爲翰林學士

北門學士地近職親不專潤色於訓詞實備顧問於左右選擇惟慎古今所同我得其人載頒休命具官某性資端亮學術高明文華足以代予言謀議足以斷國論蚤由詞禁出殿大邦簡在予衷召長武部閱時未久譽望益隆爰稽考於師言宜寵還夫舊物若夫達制作之體要副燕閒之諮詢惟汝之能宜稱朕意

翰林學士俞棗爲兵部尙書

國家承平中外綏靖雖不貴佳兵豈以久安忘武事哉夏官之長實統五兵爲萬里之折衝資文翁之長算非體國老成曷以任此具官某剛而不撓靜而有謀執法霜台僅能閱月摛文翰苑多所彌諧用升喉舌之司懋總武部之重勉修厥職爲國遠猷

顯謨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李壽孝復正議大夫

朕於甘泉法從之臣極始終禮遇之厚雖以微文鐫秩豈拘於牽敘常法哉具官某天資粹敏吏治嚴整尹正畿甸風績著聞引疾祠宮姑遂退佚式頒明命晉復官聯惟爾之休欽承無怠

張謬除尙書戶部郎中

邦計之重領於用民曹必擇貳以佐其長使參稽登耗贊舉籌策庶乎上用裕而下不之以爾揚歷中外明悉源流擢爾為郎茲為慎選爾其懋哉

朝奉郎范之才為倉部員外郎

尚書六曹聯職合治地官之屬尤在得人爾夙以才稱見謂通敏比因奏對灼見器能爰錫命書列於司庾往慎厥官贊理邦計

王禮閣門宣贊舍人

列職宸閣允謂清華資以勸能未嘗輕授爾奉使屬部沈審有謀克獲凶渠安靖邊徼宜頒顯賞以旌爾功進陟新階典司宣贊為爾之寵往其欽哉

高堯舉張天才

朕欲從政之士知法令之若江河申嚴律學選建官聯爾等咸膺推擇俾踐厥官盛參訓導之聯或司糾正之任各祇乃事以觀爾能

惠柔民

朕建辟廱以處歲貢之士增員闕以專訓導之職爾業明行著咸曰汝宜其守所學尊所聞以稱朕樂育之意

勾仲甫除荆湖北路提點刑獄

荆湖之北控制諸蠻物夥事繁獄市易擾肆求望實往按詳刑爾曩以才揚嘗歷方面罷斥滋久能務省循朕不汝棄就畀使輶益圖厥修副予欽恤

宗室仲遷贈開府儀同三司

眷惟邦國之華允藉本枝之茂惕聞永逝敢復彛章具官某迪德粹溫秉心端恪悅詩書而務習處富貴而不驕游膺悖敘之仁寢陟清華之興奉朝惟謹率履無違著好禮

之美稱得爲善之最樂云胡不淑濯此禍凶宜隆褒恤之恩以極哀榮之寵啟封大國視秩冢司尙其如存服我明命

宗室叔混贈開府儀同三司

祖宗之世並建親賢以固磐石之基以茂本根之勢故生則不閔勞以事而富祿之歿則軫恤其後而褒崇之始終之義備矣具官某秉樂善之資服仁厚之化屬籍最長遷於庶察之聯高明令終享此太平之福寵開榮國峻視宰司泉路有知歆承無斃

胡奕修復職

朕待遇臣工務從寬假獲與甄升之典曾何存歿之殊具官某曩以時才洊更事任將漕六路宣勞實多惜其淪亡嘗加褒贈中緣褫奪亦旣累年原情念勞宜從矜貸其家籲請達於朕聞特還內閣之華仍賜後昆之慶尙其不昧歆此寵榮

橫行皇城使皇城副使等換官

朕遙駿先猷肇修武選是正官稱之美以爲在服之榮具官某等夙以才揚久祇予采乃眷橫班之峻或作崇允爲右列之華宜從新書用頒明命尙慎爾止毋或勿欽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杭州龐寅孫轉官

朕勞考績之法以馭羣吏雖在疎迹不廢褒崇矧吾邇臣厥有彝典具官某才猷明敏識慮精詳曩以才揚踐夷中外比領西清之職出綰錢塘之符風績著聞譽望休顯有司會課應令當遷俾增峻於文階其往祇於寵渥

姚宏轉防禦使再任

邊郡守帥簡自朕心矧著勞績疆場帖然其可數易而撼

蘇州府志卷之二
動我邊民哉爾久分符竹穩若長城宜繇團結之聯躋於
禦侮之列仍縮舊絨益旣乃心

張竦轉官

夫為郡太守而能幾察姦萌使不得作可謂才矣爾守淮
安降羌構謀陰圖竄逸以智俘獲卒服其辜朕何愛一官
不以為汝賞哉肆頒寵命往其欽承

路某轉官

新造之邑爾能聚來拊循其民俾安厥土時乃之功可忘
褒勸進秩二等懋哉

王莘降官

爾縮郡章不思牧養乃倚法以任情贖貨以豐己朕不能
慎擇於始彼千里之民何辜焉試加核實具有冤狀聊從
鐫秩箠權是司尚其循省以蓋前愆

王守節身修降官

吾民赤子而畿縣尤所重爾玩法縱囚長姦害民朕何賴
焉姑削一官是為寬典

張閱賈文君降官

部使者以糾察吏治為職况按刑之司在畿甸之邇乎爾
等咸以時才擢將使指屬邑玩法連逸重囚爾於平時曾
不按察逮其已然乃始究治失刑縱惡誰之過歟姑從降
秩以警曠瘼

侯渙開封府士曹參軍

都邑翼翼四方是則治稱浩穰其可以常才冒試乎以爾
資識敏明應幾必決曩膺推擇服職佐僚爰錫命書俾遷
厥次往贊而長益懋爾修

劉法散官安置

朕恢崇學校不變寰區故雖遐陬教法惟一倘懷阻壞難
道典刑具官某頃以常才濫屬師席弗思體國遵奉詔條
乃託公逞私規害學政陵轍士類而輕侮憲章無享上之
誠有怙終之實師紳若此朕何望焉其褫兩使之榮資仍
解河湟之重寄屏之遠服聊示竄投體我寬恩毋忘自訟

將校降官

傷人抵罪里巷自好者不爲也爾身領將麾乃弗知戒任
情惰忿自貶厥愆褫秩一階往其循省

燕國靜恭惠懿淑慎夫人薛氏改封越國并加莊穆

二字

朕詳求淑德參侍宸闈顧非官壺之英曷稱號名之美某
氏稟資端靜迪德粹溫柔嘉夙著於令猷恪謹動循於禮
則自膺異數益懋閑休志意修而不渝寵祿至而愈慎宜
頒渙渥進陟大邦惟莊則肅而有儀惟穆則和而匪懈併
茲顯號式廣徽稱往服寵光永綏多福

某氏衛國夫人

朕詳求淑德參侍宸闈惟時禁掖之良爰錫褒遷之命某
氏稟資端靜劬己惠和恪勤克敏於事爲恭順動循於禮
則自疏封於名郡已藹著於英聲朕所眷知宜有甄陟進
加大國之寵以新象服之榮益懋令儀用對休渥

孟惟彥降官

爾負三世之傳虧十全之效是怠吾事宜削二階

楊昌父贈節度使

朕親祠泰壇薦饗上帝旣荷休於穹昊遂均賚於庶邦惟
予禦侮之臣厥有追榮之典具官某故父某夙推恭順克
保遐荒籍輿地以自歸率遵文教襲衣冠而效職永捍藩

維篤紹世勞實有賢子曩被飾終之寵洊升留務之榮屬
釐事之告成廣慶恩而遠浹增崇位敘進領節旄尙其如
存服此顯命

母某氏贈郡夫人

祇見上帝均慶羣工惟時愍章厥有彝典具官某母某氏
稟資端懿迪德惠和嬪於令門克有賢子忠勤夙著品秩
增崇宜疏大郡之封進陟小君之號尙其幽壤歆此寵光

妻某氏封郡君

釐事告成庶邦共慶惟時恩典厥有彝章具官某妻某氏
柔嘉有儀淑慎爾止率循內則克相厥夫服職忠勤致位
通顯宜膺渙渥進陟郡封往其欽承服我休命

張夏封寧江侯

生能有功於人歿而可祭於社者其斯人歟爾在先朝將
漕漭部江濤爲患剗建石堤迴遏怒瀾逾七十載民賴其
利朕所歎嘉爰錫贊書寵之侯爵尙其歆懌永庇此方
長源侯

山川之神能以休澤庇覆其民者朕咸秩而祀之況漢水
之神其可後乎惟神實紀南國庶食一方有禱輒從民不
告病宜新爵號以寵神休尙其居歆永庇茲土

丙寅十一月十九日據舊寫本校讀

補

劉給諫文集卷之三終

永嘉劉安上著

表

賀皇太子冠禮

涓擇休辰備成嘉禮慶傳中禁喜浹寰區中賀竊以易之卦震爲長男禮之經冠爲重事前代所慎曠古莫行惟睿聖之作興緝舊章而備舉肇稱盛典允屬熙朝恭惟皇帝陛下乾健日新離明洞照惟時冢嗣乃國元良孝友肅恭嶷然異稟容儀辭令卓爾夙成茲順考於經常遂肅加於弁冕筮日之吉正纏於朝措國本若泰山繫人心於少海天共慶夷夏交歡服備三加方顯成人之禮日開五色遽呈休應之祥凡在觀瞻孰不呼舞臣叨膺外寄竊覩盛儀萬壽稱觴匪綴鸞鸞之列一心亨上誓殫葵藿之誠

謝除中書舍人

嚴召亟頒循牆莫避隆恩曲逮撫已奚勝中謝竊以周以
內史贊書蓋尊王命漢以郎官掌誥亦重王言沿襲雖殊
慎擇則一於皇聖世妙簡詞臣居侍從清切之班以論思
文字爲職考諸前代尤重厥官方駿德之日躋仰睿謀之
天縱訓誥溫厚則同風三代文章爾雅則軼美兩京倘非
潤色之才曷副清華之選伏念臣稟資固陋運際休明雖
少習於藝文詎堪世用唯粗安於節守敢爲身謙旋蒙眷
獎之殊以致超踰之速待罪憲府承乏諫垣惟抵忤之徒
多蔑事功之可錄比緣嚴罰分屏邱園忽拜殊陞超升綸
閣乏左右游談之助絲聖神特達之知載揆空虛彌增震
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大如日照臨樂得賢以持
盈守成廣籲俊以立政造士將翹翹之是刈故斷斷而弗
遺致是妄庸猥叨選任臣敢不覃思舊學進繹前聞少殫
鉛槧之勤庶冀涓涖之補歎及親之鍾金旣往何追堅許
國之忠誠自今其始

謝除給事中

伏奉制命除臣依前官試給事中仍賜對衣金帶者承乏
綸闈方虞曠職升華瑣闥遽沐明恩荷寵數之優隆撫微
躬而震懼中謝竊以庀司中禁列屬東臺不專閱讀之司
實與論思之責倘非宿望曷副詳延伏念臣學術迂疎智
能淺薄奮身寒苦遭世休明誤膺特達之知寢蠟清華之
選涓埃未効憂患沓臻分遠屏於窮鄉苟安歲月俄疏榮
於從橐參掌訓詞顧潤色之非工在黜幽而難遣敢圖矜
貸特俾甄升佩恩典之有加被身章而增煥退循僥倖彌
積淩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紹述先猷廣開言路欲羣才

之並用雖一介以弗遺致茲妄庸亦叨委任臣敢不勉其
未至增所不能知無不爲益勵事君之節死而后已誓殫
報國之忠

謝除待制知壽州

囊封自列方虞冒昧之誅綸制俯頒遽賜允俞之命既聯
從橐仍畀州麾拜寵優隆撫躬震懼中謝伏念臣才資甚
下問學不優徒抱區區之忠蔑聞赫赫之譽偶逢華旦親
被聖知擢由庠序之中置之臺諫之列志清朝著罪若邱
山旋經憂患之餘洊冒禁嚴之選天地之大恩未報終誓
捐糜犬馬之微疾遽侵慮難勉強實懼曠瘵之責莫逃竄
殛之誅輒瀝懇誠上干聰聽敢圖鴻造俯亮愚衷濫升延
閣之華更付名城之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侔乾覆道
與日新察臣屢被使命每加簡記憐臣粗安分守特賜矜
從是致辱微亦叨委任臣敢不恪遵睿訓茂迪前修砥節
首公益勵清共之操承流宣化庶殫夙夜之勤倘一得之
可收雖九殞而奚恤

壽州謝到任

特荷瑣闥慙無論駁之風剖竹淮堧誤玷藩宣之寄拜恩
優幸撫己凌兢中謝伏念臣學術迂疎智能蹇淺徒遭休
明之運誤沐聖神之知擢自孤生置之要路徒多睚眦無
補毫分方盡瘁以効官遽銜哀以去國僅終禮制薦拜殊
隆參邇臣鷓鷯之行供內省文書之職仰荷乾坤之施不
勝犬馬之心薄效未臻宿痾間作懼寢矐於素守難苟道
於大綱旨味陳誠懇祈補外敢圖鴻造俯亮愚衷既升延
閣之華更畀名城之重亟超封部首見吏民祇服寵榮惟
深感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舜明洞照堯夫并容憫臣素

乏技能偶塵法從察臣未更事任姑試便藩臣敢不深體
眷懷力行舊學虔奉丁寧之訓益宜寬大之恩夢想雲天
徒結戀軒之念勤勞夙夜敢忘報國之忠

謝提舉亳州明道宮

頑冥抵罪合卽誅夷仁聖矜容止從罷黜戴恩隆厚撫已
戰兢中謝伏念臣學識迂疎智能蹇淺徒有自強之志實
無可用之才遭際休辰躡登膺仕憲臺諫省詞掖瑣聞事
功微毫髮之容罪戾有邱山之重比緣宿疾偷假便州閉
閣臥痾未容自効瘵官慢令已致人言原情當寘於嚴科
竊食尙容於真館永惟僥冒彌切怔忡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乾度并包離明瀾照俯命羈單之士常參近侍之聯故
雖罪辜亦未捐棄臣敢不銘肌荷德刻骨思愆掃軌窮閭
竊幸里閭之佚游心魏闕敢忘夙薦之忠備溝壑之未填
願捐筋而上報

謝磨勘轉朝散郎

一麾假守已分黜幽三載稽勞乃蒙增秩拜恩知幸撫已
增慙中謝伏念臣學不知方才非適用徒邁休明之運誤
蒙神聖之知擢自冗僚置之言路訖無云補積愧空餐比
緣抱疾之餘竊覲承流之效事任未聞於黽勉頑冥已抵
於譴何方深竄殛之憂敢冀褒嘉之及載循忝冒彌切驚
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海涵至仁天育予奪本馭臣
之柄黜陟乃考績之公故雖至微亦不偏廢臣敢不仰承
眷注祇畏明威真館投閑庶獲夷瘳之福餘生未泯誓圖
報塞之方

知婺州謝到任

震闡聲建大蕝盛儀解澤旁流溥霑羣品孰謂疵謬之迹

亦蒙曠蕩之恩內揆庸虛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稟資至
陋被學不優蚤誤聖知濫叨法從訖無云補積有過愆求
報天地之恩已沾犬馬之疾露章請罪畢力効官顧勉強
以緝口舉顛躋而自取江湖悠遠空懷戀闕之誠賦畝優
閒益篤愛君之義敢意未填乎溝壑尙冀滋玷於藩宣初
見吏民具頌條教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文謨武烈舜孝禹
功豫立國本以垂無疆之休廣施睿恩以降莫大之慶致
滋罪釁復與使令臣敢不深體眷懷益圖來效銘肌刻骨
誓殫欲報之忠奉法愛民更勵自公之節庶幾萬一上答
毫分

謝提舉建州武夷山沖佑觀

列郡承流懼難仰賴祠宮竊祿特荷矜憐佩恩眷之優隆
撫危躬而戰慄中謝伏念臣稟資至陋被學不優蚤遇休
辰濫塵法從不由左右之助盡出神聖之知歲月寢更事
勞無補昨驟違於宸陛爰再領於州麾居官無以踰人守
已但期寡過邇者解符婺女易地邢臺念私門之多艱禍
延諸父惟祖母之垂老病且累年不勝烏鳥之情遂有祝
釐之請囊封薦貢天聽曲回俾遂里居獲盡疲瘵之養豈
惟家食又叨廩祿之豐賜厚不貲恩深難報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則堯之大用舜之中俯憐孤蹇之蹤嘗備使令之
列故雖久外亦不遐遺臣敢不深體睿慈仰承大惠誓永
堅於節守以上報於君親當孝治之朝敢怠晨昏之奉祝
聖人之壽願憑香火之緣

謝服闋除官

準告以臣丁祖母憂服闋除臣依前官職封賜如故者禮
制甫終僅存殘息絲綸驟降亟復舊官厚德難名孤衷易

感中謝伏念臣稟生艱蹇逢運休明迫祖母之垂年丐官
祠而就養諸父早世伯兄繼亡既罹閔凶遂卽承重憂傷
備至羸劣奚勝歲月其祖祥禫俄及載念棲遲之久重仍
疾疾之餘去國十年望軒墀而結戀有園三徑賴松菊之
猶存敢懷馳闕之心第畢首邱之志孰謂隆恩之誤及復
叨故秩以增榮仰荷寵彌深戰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天地合德日月並明禮尤厚於邇僚仁不遺於踣_廢故雖
疎逖亦被寵光曠洪造之難酬曷圖報稱顧餘生之未泯
永誓捐糜

謝再知壽春府

窮閭掃軌僅終禮制之嚴藩服分符遽奉絲綸之寵荷恩
優渥撫已戰兢中謝伏念臣學術空疎智能短淺偶逢華
巨誤被聖知初由耳目之司旋歷禁嚴之選迄無云補徒
積過愆緣私門兄弟之彫零丁祖母年齡之遲暮丐辭郡
紱力請官祠會祿養之未淹俄禍災之沓及方承重制忽
已外除叢爾餘生懼填溝壑纏然溫詔亟復官聯繼疏宸
辰之榮再昇淮城之寄念嘗曠職豈敢冒居引私義以陳
誠冀天心之從欲循牆莫避渙汗難收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盛德兼容大明洞照察臣昨緣微累不以瑕疵憐臣嘗
綴近班特加覆護故雖罪戾亦備使令敢不仰體睿懷益
堅素守永念兵民之重日思撫馭之方三折肱而爲醫已
懲旣往九殞身而論報尙冀將來

謝磨勘轉朝奉大夫

營職罔功方懼黜幽之命渙恩增秩仍叨進爵之榮拜賜
優隆撫躬戰慄中謝竊以九年黜陟有虞明考績之方三
載賞誅周官詳計吏之治惟我聖代若昔大猷具存會謀

之文深得用人之法伏念臣迂疎末學樸樸散材自遭際於昌辰偶濫塵於臚仕徒淹歲月無補分毫尸祿則多計功蔑有愆驟頒於恩綽俄超進於文階內省僥逾惟深震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衡聽萬事器使羣工予奪本馭臣之權爵祿爲厲世之具故雖孤外亦不遐遺敢不仰戴殊私益勤小已夙夜匪懈每懷享上之忠死生以之庶罄爲臣之節

謝降官

管職不虔自干典憲議刑從恕姑削文階罪大責輕感深涕隕中謝伏念臣稟資異懦逢運休明雖屢被於使令初蔑聞於勞效比由里閭擢總州麾已試無堪固嘗辭免臨事不力自速譴何方勵精求治之朝公考績用人之法旣明殿最宜正典刑雖未寘於嚴科庶或責於後效仰惟寬大俯積震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發由中之斷排被譖之多察臣克勤民隱心實靡他念臣服在官聯理或可貸姑從降秩以警曠官敢不夙夜省循淵冰戒慎庶收尺寸之效仰報邱山之恩

謝再降官

失職之愆屢聞於聰聽降官之罰洊逮於微躬戚實自貽咎惟誰執中謝伏念臣器資至陋風力不强蚤誤聖知嘗服在邇僚之末出更郡寄再臨於淮甸之區不惟勞效之蔑聞抑亦罪戾之多有眷言畿內實宿重兵廩給之資轉輸是賴豈謂催科之甚拙致茲常賦之乏供自速曠瘼莫逃竄竄仰賴皇明之燭隱止從寬典以議刑賜厚不貲恩深難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推日月之明念臣所部災傷力有不逮憐臣稟生艱蹇理有可矜未寘嚴

科姑從輕比臣敢不銘肌戴德刻骨省愆知無不爲敢辭
勞於事任死而後已當永誓於捐糜

知舒州謝到任

解壽春之組會未浹旬緡德慶之符已臨近境見吏民而
問俗論條詔以宣恩仰佩寵榮惟增戰慄中謝伏念臣稟
資固陋逢運休明蚤謨聖知濫塵法從供內省文書之職
無補分毫參邁臣鷓鷯之聯自慚蹇拙昨一辭於天陛幾
再總於州麾計勞無蟬翼之微尸祿有蝗廩之愧中更憂
患已分羈窮願安田里之居遂畢桑榆之景敢圖睿獎薦
及庸愚淮蔡承流時偶遭於儉歲潛舒易地身遂庇於樂
邦釋繁重而稍寬顧憂危而獲免靜言僥冒彌切震驚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平施於萬方仁不遺於一物擇人而
任愛民如傷謂臣久被使令必知綏撫察臣餘生孤迥曲
賜獎知就委明綸俾移善郡臣敢不劬勞任職夙夜奉公
首務勸農期裕豐登之歲庶幾底績共臻晏粲之風一德
可酬九殞奚恤

啓

謝釋褐

賢舍養賢叨塵上選明庭賜第得預丙科獲寵若驚撫躬
增愧竊以自三代教養之法廢而兩漢薦舉之制興時雖
射策兩決科士蓋專門而受業尊崇儒術擯斥異端沈酣
六藝之文網羅百家之說於時則有晁董公孫之輩歆向
楊雄之流率皆肄業而成書亦或傳經而供事僅尋遺緒
莫究大全豈如盛治之朝大闡聖經之學斥蟲篆而屏聲
律先根柢而後辭華博選師儒招徠俊乂立三舍以示勸
獎訓五經以開蔽蒙法度復新風流大變學者去積年之

樊儒生欣千載之逢以談經者思游夏之淵源以從政者慕由求之果藝才率可用孰有面牆之譏名無苟傳且異畫餅之誚故凡科目之得士宜皆俊偉之異人如某者才無他長少而自信學乏窮理人或愛其顛動文不適時世多笑其迂闊徒以升斗之養出從衿佩之游來學累年辭親百舍將期文史之足用敢冀功名之可圖偶獲薦名再叨升舍已方自愧人指爲能蓋太羹以貴本不遺而昌歆以偏嗜見取物非有異時適使然再緣姻故之嫌俄徙別頭而試悵失友朋之助駭驚英俊之多一一吹竽自不容於濫進人人抱璞夫孰得而爭先何過聽之無從忽殊等之下及逮公車之召試瞻黼座以對揚務陳蹇諤之樸忠肯效媵阿之曲學已分甘於擯斥乃誤辱於甄收幸雖自天恩實有地茲蓋伏遇某人學優聖域道覺天民推樂育之心以成人材廣包荒之量以誘後進暫分虎節來鎮海邦作新泮宮大集儒士至於庸妄之跡尤荷品題之深師席載敷獲預摳衣之列賢書上獻更蒙勸駕之勤凡茲毫髮之榮舉出生成之賜某敢不敬修士檢祇服官箴增益其所不能日聞其所未至上酬鈞造少答已知

謝薦舉

伏蒙某官薦舉堪充升擢內外學官任使者效官賤局曾蔑異聞薦士公朝誤叨名舉退揆庸妄之跡不緣左右之容顧念甚慙願言何報竊以去就之義實儒者之難能制舉之公蓋古人之深懼自開請託之路遂成奔競之風下焉者惟利是圖故尚馳騫而賤名節上焉者觀時所向故先勢要而後人材既取捨之趨乖則公正之塗塞道衰久矣孰使起之向非挺然自拔於流俗之中何能卓爾遠到

於賢者之地如某者草茅弱植江海孤生志不逮人學力
爲已徒以偏親之致養未甘問舍求田偏綠斗粟必服勤
竊比抱關擊柝念繼英遊之舊躅慙非脫穎之長才經術
旣以闕疎更因奔走而頓廢吏事又非諳習惟虞譴責之
難逃未嘗敢祈人之知姑以安所得之分豈期特達之舉
驟及庸常之流茲蓋伏遇某人德無不容仁以爲任曲收
寒素覬懲貪競之源褒進懦庸因激廉退之士顧非所稱
奚取於斯某敢不益勵操修愈敦名檢守君子難進之節
鑒鄙夫患得之心雖米鹽盜賊之間固不難於盡力而塵
埃筮楚之地豈無幸於脫身庶少免於過愆以上報於知
遇

謝薦舉

効職尉曹蔑聞善狀論才學省繆辱褒辭被寵若驚循涯
知愧竊以國家自崇庠序之教尤重師儒之官首善辟雍
化流泮水繫風俗之厚薄爲人才之盛衰苟得其人所補
甚大內則倚近輔以選擢外則委監司以簡求是非學博
而經明志修而行潔則何以上膺薦拔仰副詳延如某者
江海孤生草茅弱植學迂闊而無用性顛愚而不移鼓篋
橋門濫預諸生之後影纓仕路敢辭薄宦之卑徒以志氣
困於米鹽日用廢於奔走舊學將失故步已非拄頰悵然
空想山林之至樂折腰倘爾敢期英俊之並遊夫何僥倖
之多竊辱高明之舉茲蓋伏遇某人栽培善類推轂寒途
務長育於人材不遺忘於微賤曲憐晚學已屢試於有司
特借重言俾獲遊於鄉校某謹當益堅其操勉副所知寒
谷能生實假吹嘘之力頑金可貴敢忘陶冶之恩

上中丞

伏審恭承明命入總中臺搢紳聳觀寰宇交慶伏惟慰抃
竊以風憲之職紀綱所憑非至公不足以彈壓百僚非至
正不足以糾察羣慝惟鯁直端方之士居準繩耳目之司
聞望既隆中外自服恭惟某人受天間氣爲世正人知識
合乎著龜純誠貫乎金石經綸有儒者之效質直多古人
之風不吐剛而茹柔好面折而廷諍頃居言路頗撓貴權
比登從班藹有聲譽果被至神之眷進升獨坐之榮方今
道協正中時屬開泰第虞黨與之迭進或憂邪正之雜居
盡言以退小人竭力以進君子舉世所望非公而誰自溫
詔之外願已羣心之懽聽行見主威之隆盛刑賞信而忠
佞分佇觀國體之平法度明而政事舉爲生民甚盛之
福永宗社無窮之基某限守詔條阻趨門庶踴躍之至倍
百等倫

賀溫守蘇起再任

伏審光膺渙渥載總藩條帝命維新海邦何幸恭惟某人
風度凝遠氣量闊深擢秀名家素著才猷之美飄纓膺仕
風馳譽望之隆自榮領於權漕已簡知於宸展頃東南之
寇虐軫宵旰之顧憂爰擇循良以綏彫瘵克副岩廊之選
孰踰賢牧之才鈴閣雍容下觀而化歲財豐衍民再有秋
四郊絕愁嘆之聲千里騰襦袴之詠期年報政棠蔭才成
部使論才鶚書交上趨召將聞於黃霸借留俄許於寇恂
方成命之遠傳翕羣情而胥抃某州麾承乏歲籥俄遷夢
遶松楸望白雲之時起興濃尊膾幸西風之已生行覲履
絢喜播心旆

十一月二十日按於長春室

續

劉給諫文集卷之三終
劉給諫文集卷之四

永嘉劉安上著

策問

韓愈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也今
七篇具存學者服膺而讀之孔子之道何如其尊乎聖人
之道何如其易行乎學者同是堯舜同尊孔孟雖五尺之
童子知之也宰我曰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堯舜聖之盛者
也孔子果賢乎或曰門人之私言也以爲私言孟子何取
焉孟子伯夷伊尹柳下惠皆古聖人也乃所願則學孔子
孔子與三子者班乎孟子獨學於孔子何也學者學爲聖
賢者也不知所以爲聖賢而學也寧不謬用其心乎願聞
其說

二
聖賢難知久矣自非聖人不能深考而詳辨之子貢方人
子曰夫我則不暇孔子非不能也蓋難之也昔孔子稱堯
舜之文章舜之無爲禹之無閒然皆不言其聖太伯之德
文王之文周公之才伯夷叔齊柳下惠之賢咸有稱述而
各不同孟子稱伯夷叔齊柳下惠皆古聖人也稱孔子則
信宰予之言以爲賢于堯舜稱禹稷顏回則曰同道孔孟
所稱其有異同否西漢揚雄議論不詭於聖人於漢之將
相咸述品藻東漢班固博極羣書至論古今人則別爲九
等二子去取與孔孟異乎否也諸君學古久矣試考聖人
之所以推稱二子之所以優劣者何如

三

天下未嘗無材也作而成之材不可勝數矣周之盛時求
賢用士處之以宜文武敢事之材出焉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此其效也天縱上聖聰明日躋厲精圖治求賢如
不及比詔大臣博訪人材應事審用處文學之士於儒館
寘幹敏之士於寺監求心計之才於漕臺養智勇之人於
將帥可謂得養士用人之道矣然承平日久四方之士雲
蒸而雨至榮路旣廣競進者眾賢否未明眞僞難別論辨
之必有其方也或沈於下僚或隱於遐遠無以汲引之卒
困於無聞薦延之必有其道也人材不同遇事乃見槩求
其全則賢或有遺拘以常格則用或不盡獎勵之必有其
術也廊廟之議熟矣諸君平居討論者亦及此乎願聞其
說

四

綱紀法度所以維持防範不可一日廢也主上大智深燭

厥理旋乾轉坤闢闢萬化緝熙既已大備告播罔不是孚
猶以爲未也親洒宸翰申戒育官持循兢兢形於詔令豈
不以今日先務有在是乎乃者協賞罰明法令嚴分守因
官以察治因事以訓飭異論者息貪鄙者化侵紊衡華者
不得作可謂得持守之道矣於斯時也是宜不應後志同
寅協恭率職趨事以躋極治然而慢令玩法狃於故習以
干有司者尙時有之其故何哉今欲內外大小之臣四方
萬里之遠皆能體上之德恪遵成憲讜守常彝毋紛更是
圖毋苟玩是習不待勸阻咸迪有功法令憲章永永無弊
其尙何術以臻此歟諸君被教養懷經術習治體久矣願
詳陳之將以其說獻焉

記

望思亭記

某生十有九年先人奄棄諸孤業守緒餘能自樹立雖不
辱其先每念不及一日之養未嘗不追痛殞絕也及濫吹
於朝偏親垂白既懼且喜方以出入言路奉職惟謹而又
不及朝夕之養亟欲請外以伸烏鳥之情天降酷罰夫人
卽世某銜哀茹荼扶護遠歸以終窶事實荆溪余與山之
原去先人之兆一里而近從先志也夫合葬雖後世所尙
然謂之古則不可故後世有不合葬者世或未之罪也先
人葬方潭山丙地地小而狹舊不爲壙今將窆而合之或
撓動其神靈毀傷其林木於小子安乎余與距方潭山蓋
蓋相望也廬居於山之下作亭於巔名之曰望思左乎高
祖之所葬也右乎先兄之所葬也登斯亭也若祖若父顧
盼之間靡不畢見旣而望望而悲悲而思愀然省厥躬其
不忝前人乎則廬居之間不待訓諭告戒與夫座右之銘

矣矧予憂患之久重以頑黷若不惕厲何以奉承大訓經
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嗚呼小
子可不念哉可不念哉亭去夫人墓五十二步建於既葬
之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書方潭移溪事

余遊方潭惜日力不繼每至輒去戊戌冬至後三日宿寺
中步自橋而北觀新築堤岸與洛堂後基址累石捍溪壑
緘逾十數丈用工不數十人慨然嘆曰圓淨師以修造佛
事人所不及引水作渠田疇加闢回溪易流基址增廣他
日方潭僧益眾屋宇益廣供贍益給誰之力歟先長史繡
創於前圓淨師復培鑄於後實無窮之利後人可不知所
自乎故書以遺其徒使刊諸石政和戊戌十二月初六日

墓銘

從弟元素墓銘

元素予叔父第二子也宣和癸卯以鄉薦赴試禮部甲辰
三月不幸卒於京師建炎改元十二月庚申葬於其縣仙
桂鄉方潭院之西從兄徽猷閣待制某臨送山原爲之銘
曰

吾兄元承

有弟元素

安禮其名

宜義其父

兄官河東

元素實從

左右是依

問學從容

羣書博觀

繼以編纂

口誦心記

浹洽貫穿

覃思既精

吐爲英華

爰列薦書

士友以傾

宣和辛丑

陸寇嘯聚

浸淫鄉邦

官吏恐懼

劉公士英

糾合義兵

除器峙糧

分部扞城

墓下似版一字

元素忠勇

長揖守帥

贊以方略

佐其大計

羣盜果至

城堅叵當

林松柏高

記之甚詳

元素倜儻

篤於風義

赴人急難

不顧其已

惟鮑商霖

病於京師

詞候闕然

獨往視之

歸得寒痲

遂不可治

嗚呼哀哉

鄉喪善士

家失令子

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

我在壽陽

聞訃震驚

使加數年

學就業成

升於王朝

為國俊英

今也已矣

言之涕零

荆溪方潭

山水奇秀

爾父伯叔

環葬前後

元素從之

實志之舊

建炎改元

歲在丁未

維丑之月

窀穸是事

早婚於吳

中道不偶

以仲氏子

昭孫為後

享年幾何

三十有七

白首偏親

追念曷畢

仲氏孝友

厚其送終

拊視幼孤

實與己同

我作銘詩

以闕其藏

於乎萬年

泉室有光

頌銘傷

頌堯

在昔明聖曰堯舜氏黃屋非心唯天我視堯有天下不私其已舉以授舜猶棄敝屣天下四海不頌其美舜以禪禹禹以命子傳夏之歷八百其祀天下四海不訾其鄙堯禹異趣其歸一揆道德之公精神之至惟時溘深異議不起後世羶薄紛紜披靡簞食豆羹與者見色得者私喜而况

舉國推以予人天下不駭訾議者寡國不明習士不養氣
上下一律惟己是利大道之公淪沒天地嗚呼巍巍大哉
唐虞氏之風實聖賢之高軌

誠齋銘

先妣傾喪築室墓下榜曰誠齋作誠齋銘

彼荒者廬予昔所芟僅蔽風雨苟完歲月唯誠則存不誠
無物勉哉厥修沒齒勿輟

二齋銘

予罷官東陽築室城南作耘齋澆堂以爲燕居之

所因作二銘以自警

耘齋

地不在廣方寸實同惟情爲田耕穫乃功昔者效官耘人
之苗今也退休自耘其疇曰耘伊何芟夷蘊崇稂莠不生
嘉穀乃豐固我靈根存我夜氣太和保合蒸爲美瑞不然
戕賊荆棘之地非天爾殊爾則自棄銘之座隅筮蹈之反
弗克念茲小人之歸

澆堂

凡物之生雨露是資彼生者天人則相之曰歲大旱一澆
何益澆而不輟豈不爲力後枯之理夙夜斯得伊予早衰
外齋中乾豈無靈液自涸其源哲人葆真吐納爲最譬如
植物雨則茂遂亦曰天醴飲其醇和暢乎四肢靡顏之醜
我銘斯堂訂子之迷欲戒厥功戒之在虧

山中四偈

予廬居山中期年鄰之父老遺以花卉葯果雜植
亭之左右以備採掇服食幸不滅性作山中四
偈

花蹊

彼芳者華乘時敷榮草其焦枯爰變丹青畹蘭之秀嶺梅之英雜植旁羅別狀異名孰使然者自色自形理可以觸學可以明桃李不言蹊徑自成

竹徑

綠竹漪漪如璧如玉如衛武公在彼淇澳其勁挺挺其高矗矗淪不可折榮不可辱虛不可實直不可曲夏不受暑冬不變綠蕭蕭其陰清爽絕俗今雖未多來者可續舒鞭城萌滋渭川在目

藥圃

彼藥多品州土各異甘苦既殊莖葉或類桐君所編神農所記漫不可考真偽孰是惟此遐邑地偏多厲服食所資自遠而至厥壤攸出封植宜闕英華紛敷根實茂遂採擷必親杵臼爰備攻疾蠲疴惟勤服餌欲見奇功驗所嘗試

蔬畦

彼嘉者蔬於山之下基布可觀區分如畫引溜灌溉不舍晝夜擢本後先更王迭霸紫芥耐冬白松宜夏其甘逾瓠其美勝蔗予方蔬食每掇盈把烹肥擊鮮夫我不暇抱甕灌畦率先園者

祝文

登州告先聖

朝廷方興崇學校郡縣內外奉王之制罔敢不肅惟茲厥宇閱歲既久塗墍頽落廟貌不嚴不足以安神之靈滑日之良易楫與瓦徹而新之以稱明天子令所以欽祝之意惟王其鑒

壽州謁先聖

某以諸生擢由學校今被命於朝來守茲土學道愛人敢忘吾聖之訓蒞事之始不敢不告

諸廟

維神以休烈廟食茲土雨暘時若民受其賜蓋亦久矣某被命出守爰初視事賴神之休自今其始惟神鑒之敢忘昭告

天齊廟

維神以靈惠垂庇一方民所瞻仰其亦久矣某被命守土爰初視事賴神之休自今其始惟神鑒之敢忘昭告

社稷

維神以休烈垂佑下民生殖之功萬世永賴某被命守土蒞事之始率茲常事敢不祗謁

祈晴

厥耨既修方冀來牟之瑞霖淫繼作不無水潦之憂輒控微誠仰祈明貺伏願上靈降鑒休徽來臻消陰沴而應時布赫陽而普照豐年可望庶類均權

淮源王

某被命出守爰初視事問民疾苦皆以爲瀕淮之民恃麥以生去歲麥幾成而水害之今麥欲秀而雨不已吏民惶恐不知所爲其何以供稅賦奉神明之祀乎惟神實庇一方民所依賴刺史失職當被譴責彼民何辜神獨不憫焉躬率郡僚奔走祠下惟神鑒之

祭文

祭范忠宣公

嗚呼公平惟公烈考慶歷名臣沒十餘年公名復振治平之初招爲御史惟帝曰吁文正有子爰及熙寧進公諫垣

公曰用我知無不言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公惟似之不叛其學二聖臨御圖任老成公歸西極四方救寧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不苟安踰歲而出公之出處爲時汗隆去國五年帝復用公公初在朝非堯不陳于蕃于宣一於愛君紹聖初政出居宛邱抗章極言朋黨是憂惟時謗誣仇怨畢斥諸公南行恩典廢格公曰不可貽國後患宜因赦原聽其自便公言一出人爲公危公則泰然言非我私今上嗣位明燭萬國惟公幡然起自謫籍上趣入覲曰留相予公以疾辭其來徐徐公休於家間勞瘁至冀公少康以佐天子天不憖遺公計遽聞搢紳咨嗟故老涕零嗚呼公平仁祖及今五聖百年惟公世家以忠義傳父子兄弟一門俱賢危言正論讀書潛然臨沒之章一何切焉某慙愚不敏舊辱公知提攜振拔俾聞於時今公云亡欲報曷追西望輒申綺紵莫持寓辭千里俯此一卮

祭黃右丞

惟公懿學美材蔚於時望嘉言讜論簡在三朝裕陵超寘於憲司哲廟擢登於政府歷時既久經德不回肆眞人之作興越多士而進用未逾歲月乃以疾聞力請官祠旋歸故里章所去者六七詔趣召者再三雅意本朝老而彌篤乃心王室歿且不忘夫何馳驅才及於近郊而奄忽俄臻於大故僚衆興云亡之歎淵衷軫不憖之悲某久辱誤知適當言路趨風方邇去德猶新豈知歲月之間遂作九原之隔聊陳薄奠詎盡誠悲

祭丁包蒙

惟靈稟天資之異常念前修而爲志潔操履之無玷坦襟懷而樂易自郡計之五上信行能之已試視科第以俯拾

偶澤宮之未利方援此以有遠遽被誣而下吏念橫逆之
來集誠古今之異事嗟造物之頓挫實伊人之私意罄多
士以懷怨豈予親之獨議自去歲之東下欲投觚而操耜
期閉戶以自樂俄執經之如市悵講席之未暖嘆沈疴之
驟至攬遺墨以尙溫驚銘旌之已值嗚呼哀哉昔先子之
捐館惟一女之醇懿擇良配以付託實伊予之兄弟念久
之而未獲既得公而極慰匪富貴以皇恤期偕老以卒歲
何中路之蹉跌忽如川而先逝茲孤幼以滿堂藐餘生之
誰寄將修短之前定非人謀之能致嗟彼蒼之謂何痛斯
人之殄瘁闕聲容之杳然願再瞻而莫遂陳薄奠以敘哀
神來舉兮斯解

祭亡兄左史

惟我與兄總角相從後來出處未嘗不同鼓篋帝京跨嶺
涉江留滯齋鹽燈夜雨牀間關百試志莫肯降獲聯優最
奏對宸楓載念西游擔簦於洛依歸夫子覃恩力學格物
致知會萬守約惟兄蚤達立有所卓視彼眾人久矣先覺
不鄙疎庸提誨磨琢濫吹同升得官於朝西掖瑣闥揣分
實叨兄由烏府記言螭坳人謂予榮予憂方膠蓋予二人
憤邪嫉饗羣陰以目其能一朝予丐補外領郡壽春兄守
鄱陽抗章力陳再易於宣篤勤爲民天災流行夜寐不伸
救療旁午活此州人兄俄奄逝嫂亦殞身天禍盈門天胡
不仁萬口盡鑿當路以聞淵衷軫悼喪典疏恩嗚呼哀哉
追念疇昔恍如一日或升或沈靡曾棄失今乃獨先顧影
孰匹雙旌翩翩飄風瑟瑟予繫州組追送不克天寶臨之
鑒此悃悃薄奠道周老淚泉激

祭張宗博

惟兄沈識偉器見於夙成蚤擅詞場領袖後生旋宰劇邑
治煩有聲爰佐大府竭來帝京親賢宗藩公族是程優游
靜退利徑靡爭有識咨嗟躁進革情謂公見知臺省飛纓
云胡不淑禍患相繩綿延累載竟殞厥靈嗚呼哀哉某也
不肖舊辱公知館我甥室時方布衣提攜剪拂繆到金閨
非公之賜何以至斯昔公罹艱遠歸海涯我亦去國假守
淮西相望天末江湖渺瀰孰謂歲月公赴遠來聞問驚惶
肝膽沸糜罷斥來歸公喪在堂入門望帷涕泗已滂嗚呼
哀哉謂才必達公乃困阨謂仁者壽公壽不多悠悠蒼天
日如之何公有令子克紹厥緒公今云亡豈復茲慮惟我
鈍頑凜凜危懼厚德不報尙期末路敢以菲薄恭薦情素
冀公不昧歆此奠俎

祭張宗博夫人

夫人生長於永嘉而卒葬陶山蓋從其先舅姑之兆域亦
其平日志意之所安者也禮婦人不及事舅姑謂之不幸
今也生則逮事死焉從之嗚呼夫人可以無憾靈輿啓行
徑趣殯所日月不遠以待大葬道路瞻視罔不嗟嘆矧予
至親悲痛何極聊陳薄奠詎盡哀誠

代祖母祭八叔

惟我長史兄弟三人叔氏之後惟汝獨存汝於諸房既長
且賢顧我猶存情均至親歲時問勞有味其言豈無他人
莫如汝勤嗚呼吾宗繫汝克敦唇齒相依枝葉附根吾老
已衰爾統六旬冀汝康寧以庇弟昆如何不淑乃棄而先
吾孫罹憂自京而旋汝犯霜雪迓於江塹得疾而歸謂宜
少痊曾不浹旬遽隔九泉命也天只莫知其原寓哀以辭
薦此芳尊

祭十七嫂方氏

嗚呼先兄之亡十有九年惟我令嫂送往事存鞠育二子逮其諸孫至於有成實艱且勤念昔官學兄當我門道路裏糧悉出厚恩嫂實相之絕口不言我婦來歸教誨周旋雖曰娣姒如弟妹焉究觀施爲豈不曰賢云胡南來避地秦川不幸得疾藥石弗痊神識奄忽遂歸九原嗚呼哀哉生死修短厥數在天雖云異鄉如鄰邑然魂魄流行往歸不難旋館於茲神其少安音容永遠日改月遷一奠靈帷摧胸裂肝

祭十八嫂朱氏

嗚呼爲士去其鄉而遊學四方非得兄弟經其家豈無養親之憂爲兄弟者又必得相夫子之賢助其內治然後兄弟得盡其愛某愚不肖初離鄉井兼有此二者今也不幸學未得伸其志而夫人棄去以失吾賢兄之助其爲痛傷抑可知也敬陳薄奠伏惟尙饗

贈正議朝議大夫燎黃

某愚不肖年未及冠遭罹孤苦賴先人積善之慶不殞其躬竊食於朝天子哀其祿不及養每遇大禮疏恩仕籍輒下告第之制加褒贈之寵所以推恩廣惠所以爲臣子之勸也政和丙申冬祀圓壇則有朝請郎之命政和丁酉大饗合宮時則有朝散大夫之命至政和戊戌誕膺九寶則有朝議大夫之命凡三歲於茲疊被寵渥朝廷之恩厚矣惟靈上體至意受此顯命以庇我後人某亦敢不夙夜自竭圖報萬一以永我先人休德

謁先祖長史墓

賴皇祖之大庇竊祿京師迨今年比遭酷罰扶護還舍

未卽殞滅敢忘展省惟靈其享之

謁先考正議墓

賴祖考休庇竊祿京師違遠松楸迨今七年天禍我家先妣傾喪日月不居奄今卒哭號天叩地哀痛罔極苟延殘息扶護歸葬未卽死滅不敢不祇見墓下嗚呼哀哉

謁十四叔墓

某自幼昔蒙被叔父教誨爰以誤恩竊官於朝德厚賜深未知報稱違去五載叔父不幸捐館某貪戀榮寵不克謁告以歸今以禍罰還家叔父之葬已更歲籥其爲悲痛尙復何言薄奠薦誠有淚如雨嗚呼哀哉

謁十七兄墓

自昔兄喪旣克大葬某踰月卽爲蓬萊之行違去松楸經及七載竊官於朝濫綴班列兄賜實多久欲歸省墳園志願未遂今天降禍先妣喪亡日月不居奄經時序號天叩地哀痛何已苟延殘生以畢大事未卽死滅不敢不展謁墓下嗚呼哀哉

劉給諫文集卷之四終
劉給諫文集卷之五

永嘉劉安上著

經義

以肺石達窮民

天下之禍本於下情之不通而王政之施常患幽隱之不達古之所謂至治者無他焉為人上者惻怛之誠及於無告而無告之民皆得洞見肺腑而無疑夫使四海之內皆無隱衷而無有不告者亦可以見先王仁政之周也故曰以肺石達窮民蓋一人之身思慮隱於無窮肺腑叢得見於外者也思慮鬱於內則其情不得通肺腑洞於外則其情無不達窮民天下之無告者也可謂下情之難達者矣今也立之肺石以來其辭先王豈以是肺石干譽於百姓也要其意有在矣昔堯之有天下也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夫困窮無告之民堯皆弗虐而弗廢之故舜之紹述也是以發政而不窮其民焉然舜亦豈俾斯民之不窮哉要使窮者各得其所是乃所以不窮之也文王號一代發政施仁之塞主而文王亦不能使夫鰥者之有婦寡者之有夫孤者之有父獨者之有子也仁政施而四者皆優游以卒歲此文王之所以無愧於堯舜也方成王之有天下周公爲之左召公爲之右所以佑養其君者思欲無歉於堯舜無忝於迺祖則肺石之設豈可一日廢哉蓋嘗謂有天下者猶之一身一家也癢疴疾痛之切其身愛其身者必求所以救之療之一人向隅而不憚愛其家者必求所以憺之憚之仁人之於天下視民之無告者必求所以撫之緩之且常人之情厄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君之於民覆之如天愛之如父母使無辜者則必聞而訴之者必見恤四海之內無隱不達則聖人仁民之心於此見矣固已盡矣雖然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足以格天忠信不立則鄉射之禮不足以措刑政事不修則雖有肺石不能致海內之無窮民政事者其本也肺石者其末也不揣其本以修之則無窮之民弗達也雖然而齊其末則心日勞而實不應有天下者執其本以修之則無窮之民無弗達也雖然本既立矣而未亦烏可廢哉

以其餘爲羨

經略之內孰非王土食土之毛孰非王民六尺以上其賤者皆可籍而在數口之家其壯者皆可致而使然先王雖有廣土其制比伍則內不過六鄉雖有餘眾其起徒役則家不過一人故家有羨卒人有餘力蓋師旅者先王所以平禍亂不可去也力政者先王所以治城郭宮室不可弛

也然驅民以死地莫大於師旅使民以勞苦莫甚於力政民之所不欲在斯二者又何可家起二人以重困之乎何則人情莫不欲安佚也而上勞之如此則亦必節其力而不敢盡焉夫民之生自幼至老大節有三幼之時血氣未定老之時血氣既衰乃若旅力方剛而氣幹未衰者少壯之時而已是故一家之中其可任者寡其不可任者多老幼者常居七之四而少壯者常居五之二此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之家所以或家一人或家二人或二家五人爲可任者也冒矢石擊刺攻伐於行伍之中而事父母養老疾於家者其事不闕也有其餘以爲羨故也荷畚插度築削於馨鼓之間而稼穡植藝戴茅蒲被襪禊於田野者其職不廢也有其餘以爲羨故也夫然後故從事於師役者出死斷首而不辭推鋒爭先而不避也從事於力政者子肅而不待率鼓之而不能勝也昔公劉居豳土地未闢人民未阜而羨卒有闕也故其詩曰其軍三單是非有異乎周官之治也時焉而已及宣王命方叔率南征之師而有其車三千之多是非空六鄉之地而起之也諸侯以師會焉故也而老儒以爲羨卒盡起焉是烏識先王以其餘爲羨之法

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天下君子少而小人多賢者寡而愚者眾夫惟多少眾寡之勢若不相敵此賢人君子所以多至於危殆也且以小人之心固嘗忌君子矣君子者介然自守不與小人合小人又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時而不謗小人者必爲詭辭飾說自欺其心以入於人然則苟非至明深智了然昭徹其賢人君子不爲蠱疑者幾希甚矣小人爲難察也君

子立人之朝小人未嘗不欲擠之而去君子蓋寡過也無可誣之行雖善毀者不得入無可乘之釁雖善讒者不見信故小人者必伺其有疑似之隙而投之君子有引賢投能者則進朋黨之說矣有造功興事者則進擅權之說矣有理財厚民者則進聚斂之說矣小人之欲用也無顯顯之德患位之不保無赫赫之功患祿之不固以疎遠之迹一旦得其君也甘心巧語柔顏佞色優婉嬖媚趨附機會未嘗有絲髮之善而矯飾百端以申主欲幸而詭說一開則寵任盤固不移如山矣有人於此焉其端崖不測苟以是心至者皆絕人於微使不得逞若然可不謂之明且遠乎子張問明孔子告之以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豈非是乎莫非明也舜之舉四岳十二牧十六相則任之而不疑至四凶之誅則使之不得售其難辨之明豈不遠哉成王之任周公召公毛伯芮伯左右前後亦嘗有閒至管叔蔡叔則不以親而私成王之明豈不遠哉仲尼之爲司寇也未幾以少正卯至隱之惡七日而手足異處於兩觀之下仲尼之明豈不遠哉此三君子者豈世之所謂辨白黑數一二觀輿薪而謂之明者乎書曰視爲明此之謂歟

子溫而厲

柔失已剛失人一偏之患也知柔之爲患而矯之以剛則失人之患復至矣知剛之爲患而易之以柔則失已之患復至矣惟二者之偏勝而中和之道卒不可得此君子之道所以鮮有聞於天下也然則接物以柔而不失其所以爲剛之道非聖人疇克然哉蓋溫猶水之溫也有可親之義焉厲猶山澤之禁也有不可犯之義焉夫可親之與不

可犯疑於不侔矣而聖人一之者本於道也道之爲道交物而不失於物故以道遊世者雖天地且不能違之而況於人乎是故煖然翺春者其與物接也凜然翺秋者其不可犯以非禮也與物接者聖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犯以非禮者聖人所以不失已也陽虞之仕夾谷之會公山之召以眾人觀之可以不屑矣而薰然之慈方且與之揖遜而不辭此聖人接物之仁也然其卒也遇塗之言不能屈以非仕歷階之說不可犯以非禮而堅白之實乃不可得而磷縮焉是豈有山澤之禁兵甲之守使人可親而不可犯者哉正容以悟之而人之意固已消矣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蓋所以形容其德者也若夫柳下惠之和也觀其不易介於三公亦可謂不失守矣然援而止之而止至於裸裎其側而不悔者雖曰人不我浼然而不恭亦甚矣故其樊也人忽乎已而招侮召辱或未免於冶容之誨焉故孟子以孔子爲盛德之至而以柳下惠爲不恭真知言哉

請問其目

道無問問無應古之人有目擊而道存者不必語而默會此上智忘言之士也若夫善學者則不然問不切則理不明理不明則無以釋疑而辨惑故學者必貴於問問者必貴乎切切問者以其要而叩焉者也昔者顏子學於夫子平居燕閒所以觀聖人視聽言動粹然之容與夫泠然之音其著心入目得之於言意之表者固非一日也然克己復禮之說尙且不自以爲曉達而請問其目於此見顏子之善學而知切問之爲大也豈諸子之儻哉嗚呼學道者將以探聖人戶室而造其闔奧者也有如門焉問則得其

入不問則不得其人然而善學者亦由其門而求之而已此顏子問爲仁之端而以目言之也嘗觀聖人之門學者多矣然善問者鮮焉非不問也不得其門而問之也顏子之下善問者莫如子貢或入以衛君爲問而子貢以伯夷叔齊問於孔子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知夫子之賢伯夷叔齊遽知其不爲衛君者知其是此而保其非彼無疑也夫欲知衛君之事而以伯夷叔齊問之能以其類推之也子路問魯大夫練而杖禮乎夫子不答子路疑之三問而三不應子貢入而問曰練而杖禮乎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問非也禮居其邑不非其大夫若子貢者亦可謂能問者矣然未若顏子之能切問也夫爲仁非一端故顏子以目爲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學者所由以入道也能制於外者則能養其中能養其中仁之道立矣宜乎聖人告之以此

陳善閉邪謂之敬

君子之事君盡心焉耳矣言而不心則近諛貌而不心則近佞諛且佞君子不爲也故盡吾心之所可欲者以事君則凡所謂善者無不陳也盡吾心之所欲去者以事君則凡所謂邪者無不閉也陳善閉邪此人臣之所自盡者得不謂之敬乎竊嘗謂人臣之立乎本朝者豈皆出乎愛君之誠也哉貪夫爵慕夫祿其未得之也則諛言柔色以入之其既得之也則又諛言柔色以守之不爲是者或以財利說其富國或以勇力說其彊兵不爲是者則爲盤樂奢奉說其樂逸是三者君以爲忠臣以爲賊者也彼其心豈不知好利足以虐民好兵足以害國而盤樂奢泰之不足

以保其社稷也特其心不出乎愛君之誠是以若此然而
不敬莫大乎是嗟乎孟子之時茲弊甚矣天下之士亦孰
知有愛君之道哉蓋其獻言於君者不過曰我能爲君闢
土地充府庫而已又曰我善爲戰我善爲陣而已當時之
君不知其非且從而尊之曰此良臣也而孟子者乃明其
說之不可獨區區以仁義爲說彼好勇也我以文武言之
彼好貨也我以公劉言之彼好色也我以太王言之是皆
所以引其君以當道而格其心之非則其敬君爲何如哉
彼景子者方且以不朝王爲言是烏知孟子之所以敬其
君者不在於聲音笑貌之間而在於中心之誠故曰齊人
莫如我敬王也

居之安

學不至於自得者未足與言不惑智不至於不惑者未足
與言不變惑者不明變者不守若然者其於道也而能一
朝居之乎孟子曰居之安凡欲其自得之也蓋所貴乎得
者非貴乎得於人也自得而已矣苟惟得人之得而不自
得其得則其所得亦將因人而變矣昔者門人拱而尙右
此信於孔子之行而行之者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信
於孔子之言而言之者也及本之聖人之意未有不轉彼
而爲此矣若是者亦可謂居之安乎孟子曰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其居之安莫大於此

守先王之道

道在一介則一介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方周之衰先王
之道不行於天下而獨在於孟子夫軻也雖一介之士而
道實在焉則當時推重無過於孟子矣天下其敢不異禮
而待之乎嗚呼道之不行也久矣道不行則天下無善治

道之不明也久矣道不明則千載無真儒無善治是先王之道不及於斯民矣無真儒是先王之道又不傳於學者矣當孟子時堯舜文武之道不幸而不行於天下幸而有孟子者得先王之道而傳之夫先王之道上足以帝王其君下足以帝王其民雖三公之尊未足以爲貴也九鼎之養未足以爲富也王公大人之分廷抗禮區區傳食何足以爲泰乎彭更以諸侯待孟子爲泰是以待先王之道爲泰也如彭更者非特不知尊孟子且不知尊先王非特不知尊先王身爲儒者忍發此言是知所以自尊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其言如此器局可知卑隘狹隘何足以稱於大人君子之門嗚呼更也亦知世有所謂辨者自畎畝而爲相乎世有所謂傳說者自版築而爲相乎何其淺見寡聞也孟子之言真有以大其志爲彭更者將下大禹之拜乎抑將學臯陶之師乎回之服膺師之書紳乎宜知所以自處

附錄

行狀

公諱安上字元禮姓劉氏系出彭城世爲永嘉人曾祖延貴祖瑩父去非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公少端重有成人風祖父特所鍾愛曰異時必大吾門與從兄舍人安節同硯席相友愛尤專勤嗜學講習忘寢食旣長俱以文行稱公踰冠首鄉薦復聯名游太學並爲上舍生迭預魁選聲稱籍甚號二劉一時賢士向慕爭與之交赴省闈別試第二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丙科解褐調杭州錢塘尉公操履清峙輝映湖山人謂真仙尉謹身律下每被檄所部雖庖傳必自辦以行秋毫不以市於民所憩惟亭傳僧豎否

則芟舍露坐食息自如見者咨美之受代留圭組縣廩爲後人冒請暨還過之雖久客寔甚弗問也公以名流陸沈下僚怡然無忤色究心職事有捕獲功未嘗自列曰幸人之死而已取賞吾弗忍爲雖同列以是被遷不以脅意卒用薦者升處州縉雲縣令除登州州學教授時三舍法初行擇師儒國學尤極其選遂遷博士學行德器尤爲後進所尊仰差考試貢士舉院故事考官各進策問取進止上皇雅重公文親筆選用以車駕幸學恩循儒林郎後改宣德郎大觀元年除提舉浙學事陛辭進對風度詳雅論事合旨既退上皇顧近弼稱某蘊藉有大臣體屬而中丞余深薦之留爲監察御史朝廷有所推鞠多以屬公公持法尤審而更根於誠恕吏不忍欺讞議明允多所平反囚悅服無恨意十一月遷殿中侍御史當田倫安患失尤非言官所宜故居處薪芻服用之物取具朝夕十二月磨勘轉奉議郎明年爾八寶恩轉承議郎三月遷待御史賜五品服公沈厚謹密凡風聞事皆反覆詢究或遣親人參驗得實乃始論列舉無不當一日奏事上皇目送之曰劉某言事可謂詳審矣屬時相擅政竊弄威福凶焰滔天意所趨向海內風靡黨與蟠結根據朝廷無敢撓其鋒者公獨挺然不肯阿附極言其罪抗章不報乃與石公弼率同列廷論之詞旨愷切時論偉之在言路三年凡所彈射皆汙穢不法敗政亂俗之尤者其不畏強禦如此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至辯論人主前安詳不撓無所畏避以故眷注愈渥三年八月遷諫議大夫逾月丁太碩人憂公性純孝未冠正議公卽世掩泣腐袂奉事太碩人色養尤篤自筮仕以至禁從榮侍版輿夙興溫清奉甘毳供笑樂始終如一

日至是毀瘠幾滅性卜葬盡禮極哀榮之奉廬於墓側手蒔松檟蔬食終喪徘徊不忍去公生於里之西洲及夫人既亡宦游往來經行其處必凝望泣下人以爲有終身之憂慕焉政和元年冬服闋以中書舍人召先是兄舍人由察官登對玉音宣問公安否及寓止何地既朝見入對上皇面諭以曩日詢訪及簡記識擢之意二年用元圭恩轉朝奉郎踰年除給事中其所獻納論駁有補時政者甚多俄請外甚力九月除徽猷閣待制知壽州四年以上舍試所差官撰號差互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復以磨勘轉朝散郎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五年除知婺州七年磨勘轉朝請郎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時六尚書降造花羅額數頗眾督程甚嚴公以抑配多民困論乞蠲減弗克則奏以非土貢願不爲例又部使者往往專事花石以市恩寵州縣希旨幸賞或遣使臣檄州計置督以支錢應副舟車事公初不與之辨但按法移文回報往復閱時淹久使臣苦之遂巡引去自是無來者遂免無名之費調發之撓民陰受其賜焉尤不喜笞辱人少年或坐法公察知其良家子資可教則命其父夏楚於庭責使就傳其務教化厚風俗蓋有古循吏風治婺州凡三年鎮撫惠養百姓德之里人過其境詢及遺愛則人人以手加額至今稱頌八年移知邢州時祖母徐氏無恙年逾九十奉之甚謹初遇恩妻張氏當封以祖母未命遜避不敢當奏乞回授徐上皇嘉其意優詔從之封仁壽縣太君念諸父蚤世而徐氏年彌高邢去親庭益遠遂丐宮祠侍養宣和元年六月得請提舉建州武夷山冲佑觀九月丁太孺人徐氏憂公以介孫承重遂終恩禮有加鄉閭榮之三年服闋除知壽

春府累表辭免不克四年磨勘轉朝奉大夫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戶壽公舊治民懷恩弗忘比再至老穉欣迎扶攜遠迓者屬路府於淮西爲大藩屯兵萬餘密邇京師每歲上供十二萬石應餉畿軍糧賦亦稱是雖遇凶歉租賦放免殆盡而稅額不少減前此官吏復加槩量及羨餘以幸苟免民重困流移者眾公至嘆曰奈何剝下以逃責耶凡諸司額外泛拋一切不應以撫綏寬綏爲事漕臣預調奪期奏乞較定一路上供及支移之數課殿最行賞罰以風屬郡是歲壽春官吏遂以數劣被劾降官復以椿發軍糧虧欠再被削秩以去終不自辨也六年除知舒州踰年請宮祠從之提舉南京鴻慶宮靖康元年覃恩再轉朝請郎加食邑二百戶尋復朝奉大夫朝散大夫以疾丐致仕轉朝請大夫建炎二年正月終於正寢享年六十詔

贈通議大夫命有司量助喪事卜以十一月壬寅葬於永嘉縣建牙鄉玉清觀後山公識度粹凝宗工鉅儒見者莫不許以遠器自爲尉以學官薦者十餘人守帥豐公稷皆譽推獎禮讌集則分韻賦詩講論文義延留彌日不以僚屬待也大觀初令侍從各薦所知右丞徐公處仁以公應詔其爲當路知遇如此素堅正靜退未嘗苟進取部使者或欲糜公致門下寄聲知舊諷使致謁公薄其爲人終不詣之尤不喜竿牘爲教官登州或勸貽書時貴丐東南便親者公謝弗顧也暨閒居里閭當軸皆其知舊或請致賀答曰吾平時不通書今遽賀之得無疑我有求耶於時俗持祿養交率顧望迎合以規進取公深鄙之爲御史多所彈劾務存大體振綱紀不爲許直取名凡論列章疏退輒削藁雖家人子弟無得見之故其奏議人少知者嘗語人

曰在言路久仇怨殆滿目矣然吾職風憲獨安所避顧在
我本無心耳出典三郡凡所設施不務表襮示以好惡而
人自化御下寬簡不苛吏卒服役之餘咸許自便然嚴重
叵測莫敢慢也或乃爲投合以求當公意終不可入殆所
謂易事難悅者動準繩檢進止有常度而遇事裁決咸中
理解所履有惠政在婺市田以給浮橋費民便之刻石紀
德其守壽春屬比郡歲饑流民襁屬公爲區處舍止什器
資養畢具至者如歸屢丐常平賑濟弗許則倒廩散之曰
民困且死奈何坐視不憚倘獲罪吾當之其有病者以私
財爲致醫藥爲糜以食之不幸死則給棺槨卜爽塏收葬
之民賴以全活不勝計恩及境外矣蓋其志在爲民凡所
興爲必欲其利及久而所濟廣者蓋如此與人言如恐傷
之待僚屬未嘗失色然剛正不可以犯尤嫉賊吏壽春屬
令有貪墨聞者既廉問審實一夕追逮証佐盡得姦賊令
窘急賂當塗致書營救公不答卒使引疾解印綬去諸邑
爲之竦動始公先達爲侍從前少宰吳公敏故右丞許公
景衡未顯公識其遠到舉以自代二公繼登宰輔時論隱
然服公知人胸中恢廓而謙恭執禮一於純誠不爲纖芥
矯飾遇人無遺小大貴賤至胥徒臧獲語必拱手自名雖
屢處私室家人不見情容和裕有體至於臨事則斷之如
覲於嗜好淡然略無珍玩財物視猶糞土雖身處富貴自
奉簡薄殆有布衣所難者慈孝友弟蓋其天性宗族內外
四百口服公之化閭門雍睦無閒言溫良謙遜有萬石君
家風位侍從二十年所得恩澤以先弟姪季弟安仁以太
碩人所鍾愛遇之尤厚憐其困躄錫屋首以大禮恩奏補
其後早卒諸孤幼穉撫養加意不異己子暨長爲畢婚嫁

躬與日者往來山谷間卜地營葬訖事喜甚曰吾今而後無復他念矣既屬疾無甚苦謂家人曰吾其止此乎臨終之夕猶誦西漢且命區處爲翌日親朋燕遊之會既就枕覺風眩起坐命藥繼至而亡其好學達理高明令終死生之際不惑也如此嗚呼母宋氏累贈太碩人娶張氏朝奉大夫親賢宅博士時敏之女封碩人生子男二人長曰謙承務郎前蔡州監稅克有家次曰誥女一人歸修職郎林待問孫男三人尙幼公早與兄舍人從當世先生長者遊深得中庸大學指歸故能以其所學發爲政事致身侍從當巨姦朋邪傾亂朝政持一介孤忠力排抵之僅以獲免後雖歷位禁闥俄值斯人復進用事勢焰赫然度不能抗因懇丐外補自是十有六年終老於外雖仇怨銜之刻骨欲搜抉疵釁冀以中傷而卒不能避回宮祠優游卒歲處之泰然亦無愠色卷懷韜晦不肯爲赫赫名真若畏人知者故其進退始終大節而逆推夫所以用心殆未易以闕其際也蓋其蘊蓄浩浩瀾瀾用之誠有未盡彼暴露銜鬻者抑公之所哂也耶公爲文典重有法尤工五言晚更平淡渾然天成無斧斤跡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藏於家卜居南郭治第築圃盡湖山勝槩益喜賓客至則觴咏延款無斁暇日杜門觀書味道養性或攜杖課園丁畦蔬蒔果以自娛嬉當其心閒意適雖田夫野老亦欲與之對非所喜雖位纓爵弁扣闥弗見也故識者論公平生出處以方唐退傅自至其夷曠淡泊無聲色之娛詩文雅正不爲纖豔浮華之語則又未可以優劣論也公於嘉言爲父執行世中表姍舊且同里知公爲詳然公潛德隱行所不能窺者蓋多姑實錄所聞少備採擇之萬一承議郎新

通判舒州薛嘉言謹狀

劉給諫文集卷之五終

按本傳行狀有詩五百
篇制誥雜文三十卷中
更兵燬釐其存者為五
卷

劉給諫文集卷之五終

曩從劉考功公猷借鈔二劉長史合集元禮止得半
部而已康熙壬午福州林孝廉吉人以鈔本見寄乃
得全竹垞老人識

